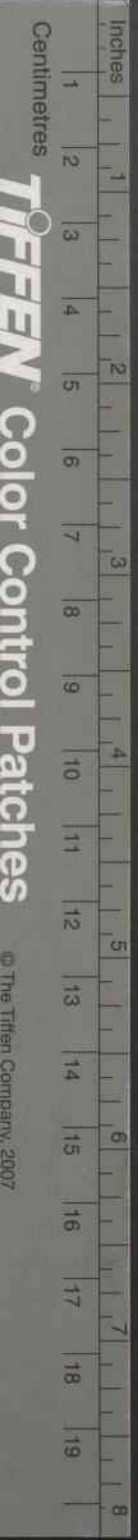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2486
4245
2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七

碑表類下編三

翰林院侍講學士充

國史館提調官邵君墓表

王昶



學士邵君之卒也卿大夫相與悼於朝汲古通經博聞宏覽
 之儒相與慟於野而大臣之領國史者迄今猶咨嗟太息
 重惜其亡蓋國家最重史職選於翰詹諸臣中品詣學問
 最著者充之而以提調為其長每作傳必據實錄起居
 注及內閣紅本皇史宬副本合采事實敬謹載筆其稗
 篇叢說不得而雜入之庸以昭信於後世而君以文望在史
 局者十餘年咸以為魏愴韋述之比每有進御天子嘗
 為嘉獎故大臣相倚如左右手君洵為史才之良矣君名晉

國朝文錄

卷五十七 碑表類下編三

一

國朝文錄 卷五十一
涵字與桐號二雲餘姚人浙東自明中葉王陽明先生以道學顯而功業風義兼之劉念臺先生以忠直著大節凜然及其弟子黃梨洲先生覃研經術精通理數而尤博洽於文辭君生於其鄉宗仰三先生用爲私淑故性情質直貞亮而經緯史涉獵百家略能誦憶乾隆二十四年年十七補縣學生三十年舉於鄉三十六年辛卯會試第一成進士歸部銓選三十八年 詔開四庫館蒐訪遺書秘錄大臣以君薦特授庶吉士踰年授編修五十六年擢左中允充日講轉補侍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充日講 起居注官 文淵閣直閣事 國史館纂修官晉爲提調官典廣西鄉試者一教習庶吉士者二而在 國史館最久編纂亦最多平生著述繁富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諡述錄

輶軒日記南江詩文稿而爾雅正義一書薈萃古訓以補郭璞邢昺之未備尤爲學者所稱君於歷代史事融洽貫穿嘗於永樂大典中采薛居正五代史參以冊府元龜訂其同異遂爲全書又病宋史南渡以後羸疎無法仿王偁作南都事略又畢總督沅撰續宋元通鑑嘗屬君刪補而攷定之蓋君之於史學演衍蘊蓄囊括富有更非人所及也君會祖炳縣學生配某氏祖向榮康熙壬辰進士官鎮海教諭配某氏父佳銳增廣生配袁氏三代皆累 贈中憲大夫配皆 贈恭人配何氏封淑人子二長秉恆諸生次秉華嘉慶辛酉副榜貢生君生於乾隆八年某月日卒於嘉慶元年六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四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少詹事錢君大昕已誌其墓故餘不備書嗟夫君雖私淑浙東三先生欲求其

學以見於施行而久居侍從爲天子所知乃未及大用中年殂謝立德立功立言視三先生少遜焉宜知君愛君者咨嗟太息於無窮也予自四川還朝始與君相見迄今二十年矣見君溫溫然恂恂然初不欲以才智自矜及與之議論史事上下古今則颺發風舉凡古來政事之得失人才之消長君子小人之元黃水火莫不抉其弊之所由始與害之所由終俱與三先生之說相同俾聞者咋指而歎變色而作蓋有補於世教人心甚大徒以其旁通訓詁謂方名象數之咸通草木蟲魚之多識叢冗委屑是豈足以盡君哉故於秉華之請舉其大者揭於隧道使後來得所考焉其亦君之志也夫

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神道碑文

并序

姚鼐

公諱杰字偉人王氏先世居山西洪洞遷陝西韓城居五世至石門縣主簿諱廷詔公之考也以公貴贈光祿大夫東閣大學士公妣吳太夫人生三子長濬仲澈公爲季端凝好學見於幼稚長以拔貢生得教諭未任遭父喪服終貧甚爲書記以養母所居幕府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宏謀之爲江南督撫時也兩公皆名知人而最賢公謂爲正士乾隆庚辰恩科中鄉試次年恩科中會試殿試讀卷官進列第三純皇帝親拔爲第一引見風度凝然上益喜授翰林院修撰由修撰四轉得詹事府少詹事日講起居注官直南書房旋晉內閣學士歷工刑禮吏四部侍郎都察院左

都御史母喪回籍在籍擢兵部尙書 詔服闋赴職充 經筵教習 賜紫禁城騎馬爲 上書房師傅直軍機處乾隆五十一年正月拜東閣大學士公爲人廉靜質直誠於奉職其居位與和珅同列公以大體接之不爲壯頰悻悻之事而遇所當執終不與和珅附公素行無疵瑕 純皇帝知公深和珅雖厭公亦不能去也如是數年及 今上臨政公意益得發抒矣然公嘗念大臣所當爲者非盡於所能言獨居意嘗邑邑深念而不怡蓋公之心人不能具識而至於人陳禁陛裨益朝廷者又非人所得聞故不可得而述也嘉慶七年公以老病乞休 詔予在籍食俸加太子太傅 御製詩送之有云直道一身立廊廟清風兩袖返韓城茲足以盡公生平矣嘉慶九年公與夫人八十歲又有 御詩及頒賜諸

物公季冬入都謝 恩畱至十年正月十日薨於京邸 命

榮親王奠輟 賜銀二千兩治喪又 賜祭葬贈太子太師

祀賢良祠諡曰文端公爲乾隆庚戌科會試總裁官又嘗爲

湖南江西浙江考官一督福建學政三督浙江學政所進多

佳士其於門下士相愛甚篤然未嘗少涉私引教之必爲君

子而已夫人程氏四子主事揀時監生埜時武選員外郎埜

時廩膳生埜時孫九人公葬於韓城北原旣立神道之碑乃

刻銘曰

科第士首爵位朝碩德器優優以居無作大臣之度遠思邈

邈去名釋功匪矯以激事賴其休物被其澤惟其志宏歎而

不憚 天子知之降予載赫著厥儀形 紫光之閣顧思德

音公逝弗作過墓思敬瞻此穹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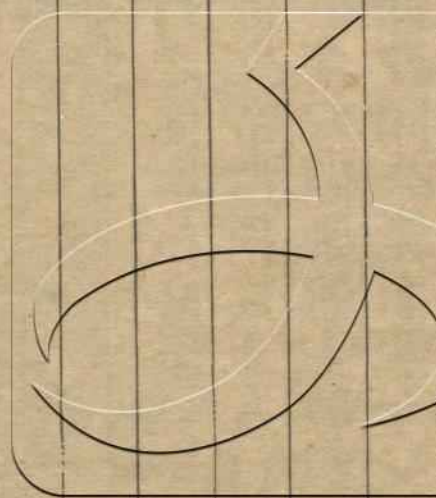
吏部左侍郎譚公神道碑文 井序

姚鼎

公諱尙忠字因夏南豐譚氏其先世多聞人矣及公成乾隆辛未科進士授戶部主事三徙爲山西道監察御史出爲福建興泉道又入爲刑部員外郎再出爲廣東高廉道三遷至安徽巡撫降福建按察使再遷至雲南巡撫入爲刑部右侍郎調吏部左侍郎嘉慶二年十一月廿八日薨於位公之在戶部也嘗司寶泉局及高宗純皇帝察局中事惟公無絲毫私染在興泉時以洋行事例降官而上亦察知其不汗故復進用其在封疆爲大吏室中淡如寒士遇屬員甚有禮藹然親也獨不能少入之以財利天下論吏清儉者必舉譚公爲首然公遇事奮發則執誼不可回其爲安徽巡撫以忤和珅致降爲福建按察使在福建復屢以事與督撫爭至督

撫同官事尤相牽而爲撫者每委曲以就督公在雲南獨能持正裁之且謂曰公自爲其德吾自任其怨可也其丰采峻厲如此故公雖和平廉潔而非煦煦曲謹者也其教子有曰人當先約其身身約則心約心約則事不踰閑然後可以擴充爲有本之事功矣故公所至興利去害必究其原委曲折之盡則斷然行之使所莅必蒙其澤而後已去則民多涕泣送之 高宗純皇帝嘗稱爲正人可任事 今上亦絕重之而公遽歿矣公在安徽姚鼐主敬敷書院時接談讌食設五器而情厚有餘及聞公薨而悲今又十年矣公子光祥以庶吉士改禮部主事自京師移書至曰先公既葬矣而碑未立某夙奉公教宜爲文至其家世及夫人子姓之詳則編修陳用光誌之矣故不具銘曰

公居士林文學愔愔接物以情不為阻深秉節當官蔑敢私
干進者宜之退者勿怨歷邇及遐隴坻海嶠攘袂姦蠹耄孺
鼓樂晚為侍從公望在衆殂未及登刊石載頌



漕運總督楊勤愨公神道碑

魯九皋

國家漕東南之粟上輸 神倉聯鉅艦以載凡六千九百六
十有九艘各有運丁所僱募舵工水手之屬不下數十萬人
艘入運河沿河左右待募牽纜之夫亦不下數萬人衆事
繁於是各直省並設衛所員弁領運以糾偷惰以察奸隱而
必以文武威風知大體可敬倍之大臣總其事乾隆二十二
年正月清江楊勤愨公以前禮部尙書奉 特旨轉兵部尙
書補授漕運總督公既視事諮訪利病爬羅剔抉興之革之
與衆同欲慮漕運或有阻滯時與河臣協謀疏濬以時畜洩
俾其通達 上嘉獎焉而公淡泊甯靜化導運官撫卹疲困
靡有私求在任十二年凡糧艘所過安靜不擾沿河居民往
來行旅無不帖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朔薨於位 上聞震

悼 賜祭葬如禮 特命予諡凡飾終之典罔不備具嗚呼
 公之忠誠結 主知 聖天子之知人善任使可謂千載一
 時何其盛也明年十二月歸葬日中山祖塋又二年乾隆辛
 卯 恩科會試公之孫懋珩成進士出公之行狀及其墓誌
 以示同年生某俾撰辭以銘其墓道之碑某後生始進未能
 窺測我公公忠體 國之誠於萬一奚敢妄有稱述再拜稽
 首以辭懋珩曰先大父知子久愛于文章子其勿辭某再拜
 受命謹按公狀公諱錫紋字方來號蘭畹江西清江人也曾
 祖諱相輔祖諱文素父諱增瑛三代並以公貴 誥贈光祿
 大夫如公官階會祖妣聶氏祖妣張氏妣張氏並 誥贈一
 品夫人公生而穎異幼即端重若成人稍長肆力於學尤篤
 嗜宋儒書務求所學有裨實用雍正五年成進士初任為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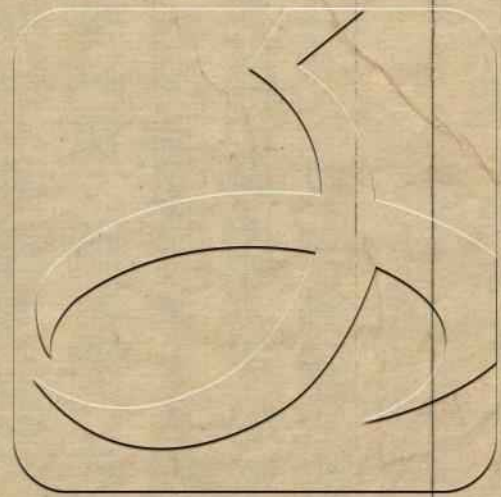
部考功司主事陞員外郎中皆在吏部轉貴州道監察御史
 由御史出任廣東肇羅道 今上登極元年十月陞署廣西
 布政使越一年實授六年陞廣西巡撫九年入為禮部侍郎
 十年又出任湖南巡撫十三年丁父艱去任十五年服闋補
 刑部侍郎仍出湖南巡撫十六年丁母憂十八年服闋仍補
 授湖南巡撫未到任陞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九年署吏部尙
 書二十年二月仍出署湖南巡撫其年冬入為禮部尙書二
 十一年冬又出署山東巡撫明年春正月遂總督漕運事二
 十三年晉太子少師二十八年又蒙 恩加太子太保公既
 少讀書即講求實用及在官試其所學學日以顯故所至內
 外皆有實政初任吏部時明習條例老吏不能欺高安朱文
 端公深器之其出而治外也清心寡欲正己率屬汲汲以興

水利廣積貯敦學校宏教化爲事在肇羅道任歲巡視瀕海之田修築圍基絕其水患在廣西屢平土苗之變並勦捕黔省逆苗而審知獠獍苗民愚而嗜利其黠者動以挖窖書符煽惑聚衆嚴飭所屬多方緝捕絕其根株更令實行保甲法以靖奸匪凡逆苗之田產歸官卽令苗民陳種收其租以資積貯借給貧苗旣勦且撫安集有方苗民咸化屬吏有以人參饋者公怒却之入告上曰真不愧四知者湖南民好健訟習邪教者公皆一一嚴懲禁之又以湖南產穀之鄉隣省皆賴以接濟畜積尤宜加厚其溢額倉穀或調支協撥卽飭所在隨時買補而長沙岳州常德澧州諸境濱臨洞庭沿湖田廬全資堤垸護衛例於每歲秋冬督民修築然多視爲故事豪家蠹胥包攬侵叩工力不均推諉延誤公嚴飭有司委

熟諳堤工實力辦治而輕舟減從時巡視之察其勤惰予以勸懲堤工之成旣堅且厚彌望屹立民以無虞凡三莅湖南父老歡迎如慈父母此其政績之大者如此其細者不勝書也公久任封疆數歷中外三十餘年凡所陳奏悉協大體而尤關國計民生之大者在湖南日以各省水利久廢愚民不知遠慮數畝之塘往往培土爲田一遇旱乾卽他膏腴都成棄壤請飭各省督撫凡有陂塘處所嚴禁開墾上詔行之又以湖南每歲採木有司至苗地視其所有木輒籍記之而賤價勒買商木運至江南私賣請自後商木憑牙行採買不得官爲交易其在苗地者州縣官爲審問聽民願賣者買之運過辰關按驗乃行遂著爲例其在漕政最久敷陳亦最多上皆允准施行是以漕政肅清軍民胥賴公旣薨繼公

任漕政者 上皆以遵公約束 命之所訂漕運全書雲門
黃公署漕督時表上焉嗚呼公真可謂不負所學者矣公爲
人寬宏樂易待人以恕而自守極嚴平生於聲色貨利一無
所好而以人才爲性命偏長薄藝靡不記錄尤加意敦崇正
學之士獎誘激勸如恐不及居家孝友惇睦化其宗族鄉黨
皆爲仁讓教子弟一以禮法綜公生平自始學至宦成居官
居家視唐權文公宋范文正呂正獻二公靡有愧焉某未及
見公猥以文字辱公之知深懼勿稱承懋珩命謹著其風節
之大者於阡而系以銘若其子姓詳於誌其所著述懸於家
塾傳於學士大夫之口者可考而知也銘曰
聖主御世賢臣得位維勤愨公洪普厥施初出而仕見知正
人始終一節不辱其身 天子常稱有體有用 主知旣隆

臣節增重醇儒之學純臣之心不懈於位終日欽欽淡泊甯
靜其稟也正學以成之爰定厥定廬阜之高章水之清公生
其閒山川之靈匪公鍾靈惟山及水乾坤正氣公萃厥美粹
美在躬車服以榮 盛朝用人惟德之崇惟公之德世可法
則遺命子孫竭誠報 國有子有孫世受 國恩傳公之教
逾久彌敦公教所垂豈惟孫子凡厥志士孰不仰企企公之
教仰公之功齊魯楚粵慶流無窮楚粵齊魯公德所溥公德
之溥功由 聖主 聖主用公公績乃彰於萬斯年視此銘
章



鄒先生墓碣文

張姚成

是爲上杭鄒肅齋先生之墓先生既歿之二十一年其孫揚
休舉於鄉予所舉也明年謁予京師請予文先生墓碣會予
有湖南之役不果越七年揚休復來試京師復以狀申前請
按狀先生生於康熙二十四年年八十有四而歿爲乾隆三
十三年是年葬所居鄉之東隅距今葬二十八年矣先生所
居鄉初未知嚮學先生既生之六年舉於鄉者先生之考也
考諱文士祖諱某會祖諱某先生諱尙志字紹衍學於先生
之弟子賢大夫知先生之縣相語稱先生則曰肅齋先生也
先生之弟四人皆學於先生四人者曰尙忠知江西臨川縣
曰尙易知廣西永安州皆先後舉於鄉曰尙醇曰尙唐皆自
鄉學貢於太學而先生五試不售則不復志進取退而循陔

孝養講學於鳳岡之舍遠近來學者至舍不能容先生於六
 經貫串毛孔何鄭王杜范孔賈之學而衷於朱子其於婚喪
 祭也亦必曰朱子其不苟取予不苟言笑其飭行一如其學
 也其疾革也曰我死毋修佛事毋喪葬我而攝盛儀蓋先生
 學篤而行醇生以淑其徒而歿以甯其身其配傅克刑其德
 以燾其後人子五曰光潤光滂光澗光澤光溶孫七曾孫二
 十有一揚休則光澤之所出也方先生講學鳳岡時同郡雷
 翠庭先生聞先生名自甯化過訪一見歎服曰真端人也翠
 庭先生學於望溪方氏世所翕然推為端人者也乃以端人
 稱先生烏虜過先生之墓者可以知先生矣

翰林院庶吉士金君垂哀銘

軍校

君諱式玉字朗甫姓金氏世為歙人曾祖茂宜候選州同知
 祖長溥吏部主事以君從兄應琦官巡撫 贈榮祿大夫父
 杲國子監生以君官庶吉士 封文林郎以君之仲兄應城
 官禮部主事 封朝議大夫前母鄭氏皆 贈恭人君以國
 子監生應嘉慶五年順天鄉試中式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
 明年會試中式 殿試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是年六月
 三日卒年二十有八配黃氏子二長讓恩縣學生次書恩金
 氏自同知公徒步萬里輦親骨於甘肅之蘭州遂以孝聞於
 時吏部公與其兄奉直公長洪孝而甚友用閎濟其宗蓋有
 至性而能兼取富貴者也君之伯父養泉先生雲槐以待從
 起家藥齋先生榜繼冠多士推文附質引義合禮而君之尊

甫朝議公暨茨丹獲贊佑華盛蓋不忘其祖而能庇其子孫者也自君之羣從外陟方面內奉省闈玉珂金車照耀門第而君獨單衣陋食間粥從事於竈觚蠹簡之間乃未遂其志而君竟死矣君美風儀善談詠其學悉宗本師張惠言皋文君之子書恩為敬弟敷之子婿敬久交於皋文及君於養泉槃齋兩先生皆有淵源之誼今過君之里而君之卒十五年矣朝議公尙康甯君之伯兄應璩叔兄應珪已前卒仲兄官京師弟日瑩日璫應珩應鼉勉侍養敬心為恤然爰作銘於華表銘曰
朗甫其有知乎朗甫其有知銘君者陽湖惲子居也是亦君魂魄之所期而凡親君者之所悲也

浙江提督總兵官追封三等壯烈伯忠毅李公神道碑

文

陳壽祺

嘉慶十二年冬十二月二十有五日浙江提督李公帥師勦海盜死之事聞 上震悼 詔追封三等壯烈伯予世襲諡忠毅給喪事命福建巡撫往迎其喪攝奠建祠其縣數 勅水師將士為公復仇 恩禮篤異動天下越明年九月葬公同安坪邊山之原公女大甯波同知陳大琮來 京師請文於碑壽祺公鄉人且史官也謹次功狀之實以昭示來世敘曰公諱長庚字超人一字西巖泉州同安人曾祖思拔祖宗德父希峴寄籍彰化縣學生三世贈皆如公官公於兄弟次三初倜儻異常稍長習騎射慨然有當世志弱冠以武學生舉乾隆三十五年鄉試明年成進士授藍翎侍衛四十一年

出為浙江衢州都司擢提標左營遊擊遷太平參將再遷樂清副將林爽文之亂檄入閩權海壇鎮總兵所轄南日湄洲故盜藪公至捕除之會隣民被劫誤指海壇坐削職遽歸散家財募鄉勇率子弟操舟入海擒盜首從數十復擒盜大昨公自是有致命之志矣頃之郡王福文襄定臺灣還訪水師將才禮異公公慷慨請曰長庚破家為國舟及軍食軍械一不資官惟火藥非私家物願便宜得請文襄許之初閩盜林明灼等入浙海賊一參將吏莫能捕以屬公不三月皆獲奏起遊擊五十五年權銅山營參將後四歲補海壇右營遊擊仍權銅山事六十年安南艇盜闖入閩傍近驟駭公率戰艦八擊之象與追北及三澎賊來撲舟師未集麾兵士急伏舫中候賊礮盡突過其東發一礮殲之日暮望數艇踵至令

列艦銜艦迤若長蛇比曉東西迭轉鬪大挫之 今上即位之二年由銅山參將擢守澎湖副將未行遷浙江定海鎮總兵定海更盜患嬰城守公條上緝捕事於總督故大學士書麟多施行於是攻盜衢港北越山東登萊又攻盜普陀洋又攻盜潭頭斬獲多當是時鳳尾羣盜誘夷艇百餘踞浙江島澳而巨盜蔡牽林阿全等名號以數十舶交海中當事者特急艇患日夜程督公乃擊之溫州三盤澳還拔他將之被圍者鋒銳甚賊宵遁南追至竹嶼過粵閩之交甲子洋乃返上聞慰諭曰李長庚素勇追勦然風濤險阻宜稍持重不可輕進又 誠總督玉德曰李長庚為水師傑出宜用於要處莫令往返奔波徒勞無益也公致書提督蒼保大略謂定海黃巖溫州三鎮宜更抽戰船專督帥假便宜勵賞罰加口糧

足薪米稽要隘斷火藥遏糴汲益募丁壯增調水兵稍變通
 成例權利害而勿惜小費其言皆中機要五年擊賊功最
 賜花翎夷艇大入浙江巡撫阮元奏以公總領水師遂申軍
 約別徽幟嚴號令明進退疾徐之節曰吾熟水戰不如法不
 可欺也夏扼夷盜於松門颶風作覆其艇幾盡獻俘千磔偽
 侯倫貴利自是夷盜不復踐浙海他土盜亦寢蹙而蔡率擾
 閩海劇張其冬公南下剪水澳盜及牽黨六年冬授福建水
 師提督尋調浙江九年秋命公為閩浙水師總統溫州海
 壇二鎮為左右翼專捕牽公議賊略船於商船高大仰攻不
 便當禁海商毋擅造巨船巨船毋出口賊所掠止千斛之舟
 乃無能為矣又自柵火攻船頗仿明人子母連環船法十年
 夷艇挾羣盜朱濱窺金厦漳泉戒嚴牽因入淡水追臺灣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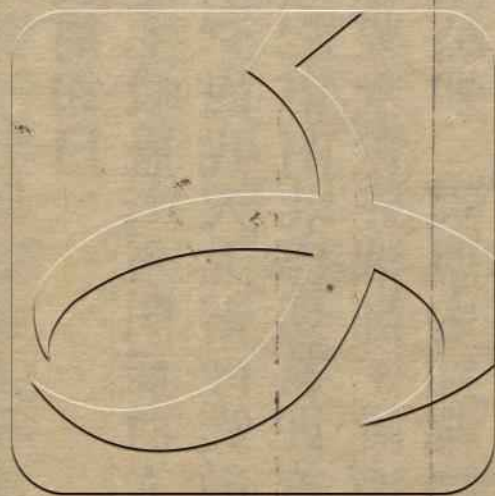
授公福建水師提督出厦門牽引去仍調浙江其秋詔書巡
 撫清安泰曰蔡牽有船八九十而長庚所統兵船僅相抵浙
 江尚有邱搭小肥賓等盜船三四十而三鎮兵船亦僅相抵
 自揣兵力猶未足勝賊用兵之道知彼知己謀出萬全長庚
 自督撫奏定勒限一年以來趨蹈艱險橫戈直前出入死生
 徒勞無成者緣閩浙洋面三千餘里所在兵力單與祇恃長
 庚一軍往來逐捕顧肩失股賊反以逸待勞前奉 中旨勿
 事尾追今日之病實在於此竊謂兩省宜各厚集鸚鵡隸之
 兩提督使不分畛域首尾策應勿予賊暇庶少有多公自以
 總兵討牽歲餘東擊之南盤掩之白大洋敗之旗頭至東霍
 山乘勝至盡山以提督二歲乘之象山東薄之東滬蹙之三
 沙北躡之南鹿手縱之浮鷹以總統踰三歲邀於馬蹟東及

於黃壠轟之賊復自淡水北覆之青龍港擣之斗米洋戰三
 晝夜東燬之臺灣州尾焚其舟數十北走而東蹶之張坑掀
 商艘出虜者復北折而南克之調班洋合諸鎮兵圍之漁山
 再踣之竿塘破之三盤賊東走逐之東湧反而北又竄而南
 趾之廣東大星嶼凡斬首八十餘級殪禽數千人得賊從子
 一人頭目十餘人俘器械燬火萬計 上知公不遺餘力且
 功簿無虛飾累 詔嘉之公追牽三沙也賊食盡篷纜戰具
 皆敗乃遣黨詐乞降督府督府不虞也輒遣吏招撫而飛檄
 趣舟師入掎公勿動賊以閒繕備揚帆去牽之圍臺灣也陷
 鳳山據洲尾鑿巨舟塞鹿耳門阻外援結奸民萬餘人大掠
 公令扼隘口遣將遠出其腹背夾攻連破之已而賊乘潮從
 北汕逸事聞奪翎頂而公固逆知港道遼闊賊眾我寡嘗從

督府乞濟師不時應故失牽漁山之役賊瓦石夾箭如雨公
 力戰被數創當是時總督玉德以罪謫戍邊代者因銜公構
 蜚語遠劾公而巡撫清安泰訟公戰功章尋至 詔復公冠
 頂而切責劾者大星嶼之役斷賊舟大桅燬其篷圍急而公
 舟亦摧於浪粵援絕故止 上聞切責粵帥敘公功其歲與
 粵帥勦他盜竣還浙江請暫理軍政 上不許遽行與家人
 訣曰吾不滅賊不返矣於是合金門福甯二鎮兵南擊牽及
 之廣東黑水洋賊才三舟突火攻船乘風絙其艙公奮欲登
 者三幾獲牽俄風大起水立舟中皆傾眩飛礮中咽及額是
 日日昃殞垂絕猶左手持刀右執盾目怒視如生時公天性
 知兵尤長水軍衽颶濤頽霜雹祖鋒鏑身大小百餘戰所向
 風靡賊私相戒曰不畏千萬兵但畏李長庚其讐服如此天

下知與不知皆以為今之頗牧然所與同心者阮公清公而已它督部多不相中驟之掣之齟齬之提孤軍奔命四涉萬里往往客主不相接髮洞齒豁卒履疆鰲悲已然而公將兵如長城其生也愛之其死也哀之蓋古名將不易得之於其君天下又以感公之遭也或謂以公之勇功曠且夕賊罪巨於海而網數漏何也豈天欲俾公盡瘁以彰忠烈而後已耶公卒踰年提督王得祿邱良功竟以閩浙舟師斃牽海上總兵許松年亦已斃賊朱潰潰弟滙牽義子小仁先後舉黨降然則天子之威德公之英靈與文武吏士之所以為公雪憤者皆可矣昔漢滅蜀追念來歙越嶲夷降賜岑彭家晉平吳策告羊祜廟唐掃蕩河洛原功張許繪形凌煙今公功

方百世祀天下無一日不思公公何恨哉公所至嘗修學校賑飢施棺置義塚善拊吏士今大帥得祿松年之屬皆公所薦拔蓋又仁智儒將也生乾隆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春秋五十八無子養子廷駒武舉人早卒聞於朝以所撫同姓子廷鈺嗣襲爵銘曰
茫茫大瀛寔坐蛟鼉去來閃屍血人於波 天子命我樓船
峩峩翦此朝夕齒我天戈雷砰霆激奔駭妖魄乘風簸濤困
而反辭黃頭之軍南北寡援蒼兕蒼兕觸涉險難胃蝨十霜
飢不暇餐志業未竟先摧師干隴西确虜昆邪恐亡新息介
介壺頭卒僵公知 國恩安知福禍惟 帝念忠報勲優大
鼓鞞琴瑟聽之立懦登於明堂功宗曰可



楊園張先生墓表

代

汪家禧

桐鄉爐鎮之西溪橋楊園張先生墓在焉先生生於前明孤
貧力學既長有志於聖道從蕺山劉子游已而篤志程朱之
書雖於蕺山亦不盡從其學不務口說不以師道自居嘗曰
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爲亂一也故其著書惟以敦本切於
日用爲務其最著者爲經正錄以爲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
信庸行之謹盡之矣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
國治而非學不爲功又爲補農書以爲學者舍稼穡別無治
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
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嗚
呼何其言之深切著明與自頃復社諸人主張東林之餘論
好標榜以爲名高其一二號爲清流者又多不能自檢約或

酣放於文酒講習之會於道德之風遠焉而一時創為朋黨之說遂以儒為詬病嗚呼人未有無不為而能有為者亦未有妄求妄取於人而能有不為者又未有日徵逐於聲氣而能無妄取妄求者東南復社諸人所萃也先生之生其地同其時又同而能自拔於流俗其反身密踐期自得之學實足興起在後之人故我朝正學推陸清獻公亦私淑於先生是可謂守先待後之醇儒矣先生卒於康熙十三年年六十四履祥其名考夫其字所居為楊園邨舍故學者稱楊園先生某嘗讀先生之書而未能有得也謹揭其大略以表於先生之墓俾承學者知所觀法焉

太僕寺卿

晉贈資政大夫陳公墓表

劉曉華

廉方

公諱兆崙字星齋號勾山先世自隋開皇閒由江淮遷上虞再徙餘姚十六世鈞始定居錢塘遂為錢塘陳氏曾祖相謨祖文燦父培駿皆贈通奉大夫父復累贈至資政大夫母沈夫人公以雍正八年進士福建卽用知縣舉博學鴻詞科未試先考取內閣中書既試高第授檢討轉春坊中允侍讀學士歷太僕寺卿順天府尹調太常左遷太僕少卿旋副政仍掌太僕居官凡四十餘年嘗充日講起居注及經筵官纂修世宗實錄會典明史綱目詩經補注又副續通考總裁一主湖北鄉試再為會試同考官公貌秀羸言不出口遇事不動聲色而條理井如於書無所不讀自少卽以文章推伏一世今承學者相率誦習其制舉文蓋皆未

通籍以前作也其尹順天也值水災承 旨賑恤公經畫精
密四廳二十餘州縣之民皆忘饑饉當是時西域軍興滿洲
索倫之兵相繼徵發公命所屬置供頓軍儲甚備不令一兵
得闌入城復冒雪送之居庸關外時時下馬相勞苦軍中見
公莫不歡呼踴躍公徐上馬周歷營壘而還彈琴峽流澌漫
道攬轡泥淖中不輟吟咏日成數章以抒懷述事又議者以
役繁欲藉民車備用公力言於總督乃已民賴無擾官事具
辦維時與公共事者為吾宗文定公綸方以戶部侍郎為兼
尹始公應 制科文定寔為舉首雅相引重計事多合故動
以有成焉公卒於乾隆三十六年年七十有二同郡顧君光
誌其墓謂前知霸州時以屬吏謁公軍門因災請免州屬綿
甲車並所送車馬騾亦乞勿駸換公悉如所言而先命賦古
詩一篇以識之嗚呼即此可見公之惠愛矣公之文學遭際
聖明天下莫不宗仰茲特著其吏治卓卓大者以示後之
人庶知學之邃者將措諸事而無弗宜也公娶於周 誥封
恭人累 贈夫人子四長玉萬次玉敦同舉乾隆十五年鄉
試玉萬山東濟陽知縣玉敦江南江甯府同知公以後其弟
其二早卒孫五人其仲孫桂生以侍郎巡撫江南得 贈公
如其官上距公之卒四十九年矣又後十九年巡撫公復命
武進後學劉曉華為之表揭於墓左蓋道光十八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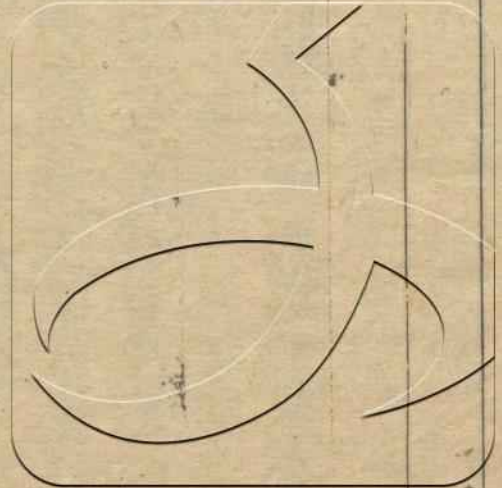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七終

國朝文錄

卷五十七

碑表類下編三

七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八

志銘類一

工部尚書充經筵講官湯公墓誌銘

汪琬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尚書睢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以潼酪奠公柩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為公建生祠於學宮至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謂數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勢燄張甚忌公聲望出已上又嘗以事徵賄巨萬於吳有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既去吳還朝上眷注益厚忌者

日夜用蜚語讒公於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上神聖稔知公無他故得保功名以終逮公捐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已氏姓名戟手相詬詈以其媒螭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白而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爲史官又辱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闕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自號荆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爲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家於睢後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會祖趙城縣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

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了好禮普顏不花之義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開前明諸臣猶未達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槩以叛書乞頒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悅世祖顧召至南苑慰勞再四於是聲譽大著居無何詔遷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在選中出爲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旁

午頗驕橫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走山谷公
 戒屬吏毋苛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已而駕馭
 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
 關中多盜公嚴行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鼓砲石
 盜至卽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故
 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嶺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贛
 贛四省上游地穹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閒時時出肆焚劫值
 海寇犯江甯贛人騷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略於上官擒
 盜魁一人誅海上課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謀者又一人
 而貰其餘黨贛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
 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
 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凌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

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賃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
 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遂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
 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 御試甲等補翰林
 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
 浙江鄉試還克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纂修 兩朝聖訓
 公在 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 上意超擢內閣學
 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陸辭之日 賜
 鞍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論曰展此如見朕
 也其眷注多類此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
 不節又喜蒲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遨山水閒以
 爲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尙拳勇用鬥毆恐惕民財事急卽恃
 勢豪爲囊橐不可究詰其尤無良者則警身旗下借以修故

豐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盛寒
劇暑載鼓吹牲帛往賽禱者絡繹相繼姦巫淫尼闌入人閨
閭競相煽惑吳人以此益困公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
偶投諸湖中衆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爲政簡靜然下令期於
必行賅吏壺胥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朔望
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衆勸數親詣
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
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郵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
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
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捐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
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
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

年春有 詔擢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

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闔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
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忌者覘知之愈

益憾公 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

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嬰不撓忌者方力謀中

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

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

內閣擬 旨下部究主使 上乃命九卿更議衆咸欲抵漢

臣罪忌者逆沮公幸勿倡異論公曰彼應詔言事耳大臣不

言將媿謝之不暇而忍周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

忌者大慙且憤所以誣讒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

指爲市恩干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爲讒言所中有輔導 皇

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忌者欲藉是加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
遂喉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
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 皇太子讀
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復喉廷臣劾公所
薦非是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畱任猶不愜忌者
意 上遣使齋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
言母老萬不能來奏上有 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
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 旨猶祕之急 召詣閣
中公以病扶掖上輿道路譁傳湯尙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
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
公還始散是時微 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 皇太子
見公羸瘠大驚曰先生果病至此耶越數日 命改工部尙

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與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遂
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請諸公居閒俾稍解者公哂曰吾
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尙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
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以爲
難配馬恭人子男子四曰溥曰濬曰沆皆州學生曰棐子女
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淑文孫男五孫女七公
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無所不
探而一以誠正爲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
而一以忠孝爲先所撰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卷詩文若
干卷琬在史館出入必借藉公淬礪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
程朱何如以視真魏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
嘗諷公以歸未幾而公欲薦琬爲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

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覩顏人閒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潄潄被面何忍執筆銘諸然琬雅以直諫為公所許倘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讒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負吾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為國純臣為世儒碩道禰洛聞志宗稷益維吾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蟄閭里世祖儲之遺我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邁彼含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邇屢習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罔非帝德帝心簡在甯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乎人定勝天黃岡之邱不騫不圯瘞是

銘詩以竣良史

廣西巡撫右副都御史加四級郝公墓志銘

汪琬

順治中吳三桂等入川奉詔統東西兩路兵駐劄川南以圖進取而定州郝公亦以御史巡按川中三桂方挾王爵擁重兵自衛驕橫日甚而部下尤淫殺不法公性嚴正三桂頗忌之輒禁止沿路塘報公疏言臣忝司朝廷耳目而壅闕若此安用臣為實陰刺三桂也三桂銜公既而東西兩路兵俱為賊所敗三桂等遁至綿州公是時適監省試於保甯賊劉文秀前鋒且抵城下保甯士民洵懼公親率文武諸屬吏登陴揚言秦兵大至士民賴以少安因遣使齎啓及飛檄走邀三桂等赴棊責以大義謂不死於賊必死於法三桂等不得

已始自綿州至公面授方畧具言賊可破狀訖奏大捷蓋公
功居多 詔令三桂次第頒賞公獨疏辭不受由是益與三
桂忤又上封事力言三桂跋扈有迹策其必反三桂遂銜之
刺骨潛使使誦公陰事無所得先是參議董顯忠等或以投
誠或以旗下皆用副將銜改授司道等官率貪虐而爲民害
公劾其不識文義遂還原職三桂乃嫉顯忠走訴於朝自謂
識字公竟坐降一級調用矣復命久之三桂猶銜不已又摭
拾保甯城守事誣公冒功必欲置之於死 世祖燭公寃特
從寬流徙盛京康熙十年今 天子幸奉天公迎謁道左具
述按蜀始末 上改容傾聽慰勞者良久三桂既反如公言
中朝諸士大夫爭訟公寃府尹蔚州魏公至謂爲三桂所讎
者正爲 國家所取奈何棄置不錄尙書宛平王公復繼言

之最後魏公再疏保舉部議皆格不行特 旨取還錄用仍

補本道御史出巡兩淮鹽課以稱職畱差一年其年五月擢
左僉都御史未閱月再進副左其明年遂命巡撫廣西 陛

辭日 召對便殿屢奏軍國事宜皆當 上意 賜御殿良

馬一之任踰二年以勞卒於廣西是歲康熙二十二年某月

日也諸孤以公喪歸擇於某年月日卜葬州之某鄉某原具

行狀及公疏彙寓書堯峰山中屬銘其隧道之石按狀公諱

浴字冰滌又字雪海復自號復陽先世自山西洪洞徙居中

山遂爲定州人曾祖某祖某父大鈞恩貢生考授府通判累

贈某官公舉順治三年鄉試又三年成進士除刑部廣東司

主事改授湖廣道御史自少好學博通六經百家言畱心時

務數講求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每發論則原原本本洞見前

賢精蘊尤諳悉累朝典故居官慷慨有志畧見四方猶未甯
 一獨以澄清寇亂為己任其在保甯圍中也 世祖詔問公
 收拾全川實著公疏畧曰秦兵苦於轉餉川兵苦於待哺是
 兩做之也故必秦不助川而後秦可保川不冀秦之助而後
 川可圖成都地大且要灌口一水襟帶三十州縣開耕一年
 可抵秦運三年錦城之外竹木成林結茅為廬不難就也錦
 江之魚繞岸求之蕃於雞豚此又富饒之資不當棄也若以
 眾兵家口悉移成都照籍屯田命總副參游畫地計口授之
 其他流移土著亦令各道招墾文武殿最專準諸此所難者
 牛種則見今諸土官繳印邀襲已蒙恩給矣儻令每司出牛
 若干撫臣與之立券俟豐年即還其值當無不聽命者嘉定
 據敘重上游獨饒茶鹽更令驛傳道暫易穀種則牛種俱不

難辦也臣故謂開屯便又曰川之所患者滇寇也滇東南連
 黔粵北連楚又西北連蜀五省山水環紆嵐瘴紛錯軍需不
 能輸騎兵不能突此跳梁小醜所以得少延餘息也臣知滇
 賊所恃不過皮兜布鎧烏銃刷刀善於騰山踰嶺而已而蜀
 中土官土兵其技猶嫻於此若拔其精銳以當前茅而用滿
 兵雄騎為之後勁則賊險不足以自固賊技不足以制人疾
 雷迅霆之下咸烏獸竄矣臣故謂用土兵便其再補御史也
 會總兵官王輔臣等叛附三桂公既細陳各路出兵曲折則
 又曰兵有虛實策應如用秦隴寶雞平涼固原之兵以制賊
 之命所謂實兵也如從西河及從武關取漢中從鄖陽取興
 安從袁州取長沙之兵以掣賊之肘所謂虛兵也如用西安
 潼關之兵以破賊之狡謀此所謂策應預備之兵也又疏言

武臣縱部兵以戕民命有司藉謀叛以傾民家大吏雖有糾劾屬員提督軍務之柄往往廢閣不行將何以收效萬全乎前後章奏數十上悉皆諳練兵事通達國體類此及在廣西諸屬甫脫兵火士民凋瘵最甚狼狽獠獠諸蠻所在睥睨公因疏陳調劑四策一曰虛糜之馬宜汰一曰添設之兵宜裁一曰要害之設防宜酌一曰撫提之精銳宜簡 上是其言悉聽公區處又言宜停鼓鑄又言宜酌復南甯太平思恩諸府縣行鹽舊制又言滇南班師例由黔楚不當假道粵西土司中馳驅數千里不毛之地又爲故死事撫臣馬雄鎮傅宏烈請祠爲故知府劉浩故知縣周岱生請卹闔省皆悅服而便安之設施未竟公願已卒矣享年六十有一士民奔走巷哭者三日旣而喪將北歸炷香叩送者延道數千里不絕語

及公必流涕太息云當公之卒也護印者左布政崔某爲公同門生故與公有隙先是前撫臣傅公在軍中以軍興不時凡挪移庫金踰四萬兩公旣至乃請以庫項扣抵願諸務倥偬猶未及扣也護印者遂劾公侵欺部議落職追補奉 旨特稱公前任巡鹽後任巡撫皆潔己愛民免其奪職已又奉 旨稱公如前 諭免追庫項且曰以昭朕優卹廉吏至意

蓋異數也公學旣淵博居奉天時益潛心義理之說尤嗜孟子及二程遺書嘗曰非孟氏無由入孔子之門非程氏無由升孟子之堂旣而築書室三楹上顏曰致知格物日夕危坐讀書其中其學以主敬窮理爲工夫以身體力行爲究竟如是者垂二十年而始歸歸而所得彌邃其見諸章奏政事者直公緒餘耳元配李淑人以前明崇禎末殉節死於井繼王

淑人尤有賢行從公在奉天凡五年而卒皆與公合葬子男子五相廩貢生林康熙壬戌科進士俱王淑人出椿州學生楨枚子女子一適諸生梁穆俱側出孫男六士大夫咸謂天子於公其相得章矣既簡諸生前又卹諸身後曰廉曰潔稱許再四儼然如家人父子何其知公之深也琬則以今上固知公矣然當三桂兇燄方張公以一書生與之抗微先皇帝則公之元已喪而肉已齒矣假令不示薄譴稍殺其怒則三桂反必速速則內煽川盜外連滇寇秦楚之間滋未易定也以故譴公於遠使避三桂其以緩三桂之反而畱公為今上腹心股肱之佐先皇帝之心豈易測也哉故因敘次公事行而詳論之銘曰

顯允郝公蹇蹇諤諤迅擊亂臣如鸚如鸚幾二十年邪謀不

作國有人焉彼殆瞻落郝公顯允學與識雄世祖是儲今皇是庸兵籌民瘼言出必從一月屢遷寔簡皇衷皇曰汝諧汝撫西粵諸蠻睚眦遺黎杌隤喚之咻之資汝廉潔以死勤事純臣之節生則庸之歿又卹之小人污公鬼則誅之墓門桓桓幽堂穆穆瘞此銘文勞臣之思

金孝章墓志銘

汪琬

吾郡故多潔修好古獨行之君子近世如杜用嘉邢用理沈啟南先生降而至於趙凡夫文彥可之屬率皆遺榮弗仕或以詩文或以字畫或雜出醫卜卓然有名於時其遺風餘韻至今猶傳述鄉士大夫之口自有明既亡吳中好事者亦皆棄去巾服以隱者自命當其初流離患難之中希風慕義儼然前代之逸民遺老也既而天下蕩平苦其飢寒頓踣有能

初終一節老且死牖下不恨者蓋實無幾人若孝章金先生庶幾大易所謂樂天知命者與先生諱俊明字孝章吳縣人少從其父宦甯夏往來燕趙間馳騎遊獵頗任俠自喜遼左多事諸邊帥爭欲延入幕府先生意不屑也既歸里始折節讀書受經於孝介朱先生之門朱先生數歎異之補縣學生名隱隱起數試於鄉不見收最後復赴試以焦氏易筮之得蠱之艮其繇辭云云先生慨然太息曰天豈欲我高尙其事乎我將從此逝矣遂不終試而歸歸卽謝諸生杜門以傭書自給是時明猶未亡也踰年流賊陷北京又踰年王師渡江吳人始深詫先生知幾云先生幼以善書著聲吳中小楷師曹娥碑行草師聖教序悉有法度晚益自名一家兼工詩古文辭四方士大夫聞先生名以書若文詩來請者相次不

予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趨謁席太翁仲遠翁之季子婦予外妹也是時翁年七十餘矣長身飄鬚衣冠甚偉其輩行既尊於予年齒且高顧具賓主禮甚恭拱揖進退如少壯者酒次敘說山中諸佚事首末纏纏可聽予心知其長者也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其家將禫矣伯季兩君方各治一圃中間樹木蒼秀亭榭潔雅又各於其旁穿池蒔蔬備極幽人逸趣微但保家之主庶幾能亢其宗者也然則翁之所詒遠矣翁諱本久仲遠字也先世有仕唐至武衛將軍者始家東山曾大父某大父某父端樊國學生以善封殖起家翁少爲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士日夜以問學相鏃礪故所得醇深而於應舉之文最工然數不利於場屋中歲始自喟曰命也文其如命何盡屏棄所業翛然不以名第介意

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爲樂竟用是老焉暇則簾閣據几手繕
寫諸大儒語錄至數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
易其論乾之九三曰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
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爲人中之龍也忘心一萌
龍德乃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號
惕菴其爲學根柢如此予惟自明萬厯以來山中高貴者推
許氏翁氏兩姓爲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結納四方賢士
大夫非僅織嗇擁財自衛者也故凡春秋佳日遠近籃輿畫
舫爭集其門如華亭董尙書元宰陳徵君仲醇嘉定李進士
長蘅太倉張內翰天如儀部受先之屬類推翁許爲湖山主
人一切管弦歌舞之娛牲牢酒醴供張之盛所費殆將不貲
絕無分毫顧惜雖古諸侯所謂賓至如歸者弗是過也翁許

予嘗兩過洞庭之東山其始至也以事趨謁席太翁仲遠翁
之季子婦予外妹也是時翁年七十餘矣長身飄鬚衣冠甚
偉其輩行旣尊於予年齒且高顧具賓主禮甚恭拱揖進退
如少壯者酒次敘說山中諸佚事首末纏纏可聽予心知其
長者也別去十年而復至則翁已歿其家將禫矣伯季兩君
方各治一圃中間樹木蒼秀亭榭潔雅又各於其旁穿池蒔
蔬備極幽人逸趣微但保家之主席幾能亢其宗者也然則
翁之所詒遠矣翁諱本久仲遠字也先世有仕唐至武衛將
軍者始家東山曾大父某大父某父端樊國學生以善封殖
起家翁少爲青浦諸生所至偕諸名士日夜以問學相鏃礪
故所得醇深而於應舉之文最工然數不利於場屋中歲始
自喟曰命也文其如命何盡屏棄所業翛然不以名第介意

數延故舊賦詩飲酒爲樂竟用是老焉暇則簾閣據几手繕
寫諸大儒語錄至數十卷又嘗訓釋孝經而尤研精覃思於
易其論乾之九三曰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
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爲人中之龍也怠心一萌
龍德乃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乃自號
惕菴其爲學根柢如此予惟自明萬厯以來山中高貴者推
許氏翁氏兩姓爲甲其人率以文雅相高喜結納四方賢士
大夫非僅織嗇擁財自衛者也故凡春秋佳日遠近籃輿畫
舫爭集其門如華亭董尚書元宰陳徵君仲醇嘉定李進士
長蘅太倉張內翰天如儀部受先之屬類推翁許爲湖山主
人一切管弦歌舞之娛牲牢酒醴供張之盛所費殆將不貲
絕無分毫顧惜雖古諸侯所謂賓至如歸者弗是過也翁許

衰而席氏遂興予雖晚進幸而得一從游蓋有往者流風遺
韻在焉逮翁歿而山中承平故事邈然不可復覩矣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能無爲之追慨乎哉翁雅性儉樸自奉無重綺
兼肉惟用以施予不倦當順治之初臨清賈店所有盡亡於
兵火而翁施予如故每念族女多嫠而貧者買田若干畝歲
計所入贍給之曰吾以勸貞節也元配姜賢而無子嘗出篋
中金爲翁買兩妾及冢子甫生翁卽擇對庀妝具嫁遣之其
最後買者侍翁彌年旣嫁猶處子也由是里黨翕然推服至
於賤饑藿齒治道梁葺學舍衆所誇說義舉者在翁視爲固
然雖更僕握算不能以悉數也有司聞之遂延翁鄉飲邑人
無老幼咸謂不忝云享年八十娶姜氏享年六十側室沈氏
善事其適且嚴於御下與適姜並以賢著皆先翁卒子男子

二曰士琨曰士與皆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子女子三曰諸生嚴某曰徐某曰諸生蔡某其壻也皆沈出孫男十孫女七曾孫男十三曾孫女十一翁始壯歲猶未有丈夫子自謂不宜子矣至是中外子姓將踰五伯指其在提抱者弗論也歲時奉觴上壽綵衣朱舄交錯滿前有不能徧認者洪範五福翁實兼之此長者之效也兩君免喪之次年葬翁夫婦於卜家山新阡以沈孺人耐是爲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某日銘曰積財匪艱積善爲艱財久而傾善久則敦翁也善士又益以學窺易微指乾三惕若蓄之畚之厥維播之我躬之淑我後之詒環山面湖幽堂旣考餘澤綿綿伐石是詔

顧畊石先生墓志銘

魏禧

君姓顧氏諱柔謙字剛中無錫人後居常熟之宛溪父府學生龍章妣華氏祖奉訓大夫廣東提舉司使文耀妣張氏文學君性嚴羣季皆庶孽少年狂易諸小人蠱以爲非每見文學君輒恐懼汗下及文學君生君而大夫捐館舍未幾文學君亦卒家難蠶起先世所遺資產園林書畫好玩具以至祠墓之木皆盡君家對宛山幼嘗同兄出門遊有數人擁之行乃擠墮大澤中母夫人忽心動急嘑老僕往跡之得俱不死自是不敢更出遂得心悸疾年二十爲館甥於湖東譚氏補弟子員督學倪公元珙宗公敦一御史祁公彪佳皆器識君君自傷貧依倚外家不得奉母晨昏鬱鬱疾作歲中頻往還昆承諸湖風發舟且覆君長身多力自躍入水與舟子昇

舟行疾遂大作君外父乃爲別置宅使君迎母以來君病於是良已及母喪一號嘔血數升勺水不入口者三日逾二年值甲申之變君哀憤往往形詩歌讀者悲之君不妄交游以父執事馬文忠公世奇師事舅氏華先生允誠而江陰黃先生毓祺嘉定黃先生淳耀皆一見定交同邑徐先生澳於君尤篤諸君子先後死國難君皆設位而祭爲詩文弔之哭盡哀君二子長祖禹次安世安世先君卒祖禹時亦棄舉子業日侍君卧起見君常閉門默坐或竟日不食祖禹叩頭寬譬君乃曰汝能終身窮餓不思富貴乎祖禹應曰能汝能以身爲人杙上肉不思報復乎祖禹應曰能君乃大喜曰吾與汝偕隱耳遂名曰隱字耕石署其室曰伐檀常中夜蹴祖禹起曰汝他日得志如舊怨何祖禹曰每憶幼時祖母抱兒置膝

上爲言家難及墮大澤中事祖禹每飯不敢忘矣君曰噫何所見之小也夫天道春舒而秋肅吾家數傳以來頗稱殷盛以汝祖之才而竟中折天也於狂且何尤且彼敗吾家者曾有勝於我乎吾力能賑之猶當衣食而覆被之慎毋以前事爲念也且夫同室之中甯彼以非禮來吾不可以非禮報往者吾外祖不能平一言於官逮其黨薄懲之不三年而外祖卒怨益深不可解此可爲後世戒矣君生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十月十有九日再乙巳逾所生月二月有十日而卒將卒嘔血數升起坐謂祖禹曰君不孝無以仰承先祖死勿葬我祖塋之旁言訖而絕君家遭多難生產益落旣之館甥盡以讓其兄無所取文學君未葬君積脩脯獨力營辦所著有補韻畧六書考定十餘卷和蛩草山中吟湖東雜詠釣濱集知

非集平山稿耕石草藏於家祖禹博學善著書甯都魏禧客吳門見方輿紀要奇之曰此古今絕無而僅有之書也既交其人沈深廉介可屬大事相與爲齒序弟畜之祖禹因出君狀乞誌銘禧不能辭謹誌其行事於石而系以銘曰君少而孤長而病且貧晚而放廢其何辜於天其非天也其惟人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君之子知之葬君於芙蓉湖之濱而使禧爲之銘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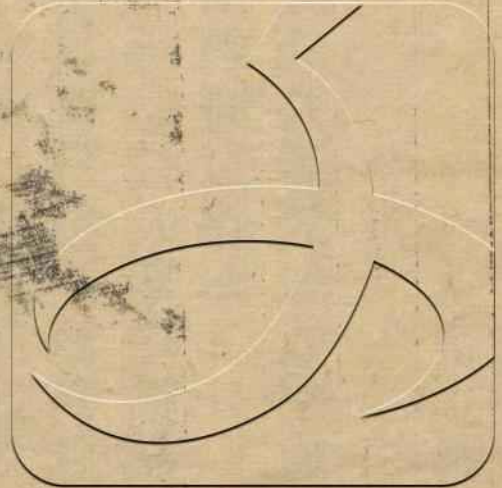
郭老僕墓誌銘

侯方域

郭老僕死而葬於城北之金家橋其主爲誌其墓而銘之曰老僕名尙十八歲事余祖太常公方司徒公之少而應秀才試以及舉孝廉登進士第老僕皆身從之司徒公仕而西抵秦涼之塞南按黔方北盡黃花居庸邊鎮上老僕又皆從司徒公道經華山攀崖懸洞而陟其巔老僕則手挽鐵索從焉華山道士年百八十歲矣謂司徒公曰公貴人也然生平豐於功業齎於福用當腰圍玉而陪天子飯此後一月難作凡有五大難過此壽可耄耄此僕當濟公於難者也幸善視之然老僕殊不事事司徒公嘗遣視南圃之墅久之所司皆荒失命人迹之則老僕自攜琵琶與一婦人飲於鹿邑之城門樓司徒公怒斥之不使近戊辰赴官京師老僕固請從至則

酣飲於城隍市司徒公朝房命老僕暮歸醉而盡忘之司徒公怒而罵老僕則倚壁而鼾鼾聲與司徒公之罵聲更相聞也積二歲餘以爲常司徒公爲烏程相所構下獄顧謂諸僕曰爾輩皆衣食我今誰當從乎老僕涕泣拜於堂下司徒公熟視曰嘻爾豈其人耶老僕前曰主人盛時安所事老僕老僕亦酣醉耳今老僕且先犬馬死主人又患難豈尙不盡心力主人不憶老道士言乎自此不飲酒亦不與其家相通從司徒公於獄者七年烏程相與韓城相相繼秉政皆苛深託諸緹校訶察在事士大夫親朋奴僕往往避匿去老僕嘗衣敝衣星出月入以事司徒公初燕女有姚氏者數嫁不終饒於財每曰我當嫁官人耳老僕乃僞爲官人娶之日取其財易酒食交歡諸緹校者故得始終不及於難後姚氏察知其僞大哭罵老僕以手提其耳嚙其面面上痕常滿及司徒公出視師乃以老僕爲軍官冠將軍冠服將軍服以見姚氏姚氏則大喜老僕入謝司徒公曰老僕嗜飲酒今七年不飲酒此後願日夜倍飲酒以償之久之飲酒積病遂以死年五十七老僕有四子其次嘗犯軍法當死諸大師卜從善等羅拜司徒公曰非願公紕法乃軍中欲請之以勸忠義也當是時郭老僕之名播兩河云銘曰

汝士大夫之師而乃居於奴奴乎奴乎奴尙則有士大夫卒無



孝子呂石英節婦龔氏生死合壙誌銘 陳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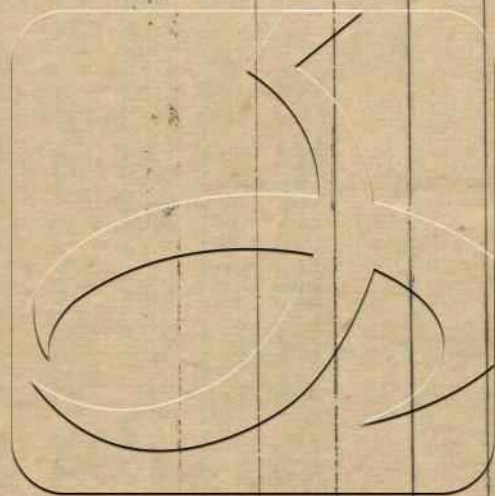
孝子呂生名雲奇字石英世居太倉之沙溪里五世祖益生
子彪豪於賈教子孫登賢書呂於是乎始大彪弟麟生道炳
道炳生邦採邦採生良臣卽生之父也生生而眉目秀朗器
識如成人不好弄或與嬉戲正容端視無一言一日父母憐
之爲去上下衣風於庭其師尊素偶見之驚愕莫措兩手
蔽下體蹲屋隅頰頰背汗不能起自後卽酷暑終不去裏衣
父母強之弗應也時止六七歲其重廉恥知戒謹如此性峭
潔與俗異愛讀離騷出師表正氣歌及吾明遜國事蹟楊忠
愍忠烈諸奏疏一切淫邪之書屏弗視小窗風雨靜夜孤燈
思古人死忠死孝殺身成仁之事輒感慨歔歔淚淫淫欲下
也每嚴於論交嘗私著一編列古今人物次其等第最上者

爲吾師次者爲吾友其不當意者不苟許可也聞予與盛聖傳陸道威江虞九輩爲講經會囊書來謁論學信宿歸而與其師王止吉舅氏顧雅儔暨同志五六人考道問德毅然以古聖賢自勵居母顧孺人喪哀毀骨立月朔奠几筵必懸像哭踊適客館有倡優至匿不與見或嘲之乘夜急走歸處閨門不媿妮標榜臥室皆嘉言善行見者歎曰此真道學也乙酉五月江南大亂其父挈家避村落外戚招生往生日我妻子雖重然豈可捨父他適哉謂所親曰奇若臨難棄當先女次妻吾父死生其之乃偕隱穿山北父惑於側室復歸里生每旦必出省其父七月晦大兵自城而下生不忍先父行徘徊瞻顧兵已塞途父子窘甚倉卒匿宅傍荆棘中父被執刃將及生忽躍身出哀號求免曰勿殺吾父甯殺我兵不願

父子皆遇害時年二十有四前一日遇予沙溪握手出肺肝商出處以龔安節相勸勉含淚依依不忍遽別一似重有痛者歸語家人引予爲同志移燈向籬落間檢其篋中得安節野古集啟而讀之夜分猶拍几大叫曰男子當如是矣嗚呼孰意其竟以次日死乎初兵自西來予以家君寓直水逆兵而西其不爲生者幾希耳乃卒以倖免而生獨父子見殺是可悲也昔嘉靖倭亂吾婁王在復年二十一掖父奔失於途在復脫兵二里許矣返而求其父父被執在復叩頭乞哀倭揮刃雙首並墮猶相抱不解生之事適與之類然在復或本天性而生兼得之於學問生之孝尤爲不可及已生婦龔氏於生之出也肉顫心跳疑爲不祥越三日得凶聞卽號呼仆地欲自斃其父母慰之曰汝有遺腹生男卽呂子不死汝何

忍絕呂後踰數日婦粹至生位前引刀斷左手一小指血淋漓沾几座間指墮地猶躍躍動婦悶絕不知人徐拾指焚諸爐拜而哭曰所不終為呂氏後者有如指見者大驚曰何自苦乃爾婦曰吾夫子且以身殉父吾何惜一指哉將以分痛也嗣後且哺哭泣未及月而娠實以序立其從兄之子龍星為後於是鬻產穿墳葬生大父母以下五喪悉屏絕簪珥統素之屬結茆東土僅蓄一眇目童子媵婢一以備給使室三楹奉生曾祖以降三世神主藏生所遺書籍器玩於其中力耕數畝躬自操作蓬髮垢服鹽米時不給豆苗糠覈咽之如飴兄弟病其不堪輒以餓死事小為對父母家至近非有故不踵其門亦不妄有所勾貸也丙戌夏龍星以痘殤乃嗣生再從之子名曰元星嗟乎婦之遇益窮而志益堅一至是哉

丁亥春江南謠言嫠婦送采女婦懼不免紉衣帶投後園澤中水為之沸園嫗大驚呼羣婢挾之出得不死當是時遠近聞者皆知有斷指節婦云節婦之理葬事也虛一壙於生之旁以自待或難之即恚曰若曹疑我乎請即死以明素心退而入內閣中遍書惟有一死四字眾不敢復言傳曰豫凶事非禮也然婦人夫死則稱未亡人君子又以其豫凶事為禮節婦未死予特合而銘之亦以如節婦之志而已矣銘曰子孝父婦貞夫一門中三綱扶男為範女為模見者式過者趨作銘詩昭永圖



吳子元配徐碩人墓誌銘

徐 枋

吳子祖錫元配徐碩人先宮詹翰林學士文靖公長女而不肖枋之長姊也枋兄弟姊妹六人皆先夫人出崇禎壬申不幸而先夫人弃諸兒姊年十四撫率弟妹恩義井井確有母道焉先公愛而尤重之年十六歸吳子吳子故尙書吏部文選郎諱昌時公長子而爲伯父貴州按察司使諱昌期公後兩房富貴赫奕家事填委待吾姊主內政吾姊一身承順兩翁間寂若無事云旣而遘貴州公之喪相吳子執喪盡禮旣而遘吏部公之難吳子子身北奔時禍不測家人一夕數驚兩房中外數千指吾姊一人主之卒以帖然家難未平復遘國變吳子再破其家思有所建立吾姊怡然盡弛裝服佐之於是世難交作網羅棘棘吳子義不顧家吾姊率家累變姓

氏流離轉匿始終禍患者七年而一病遂以不起嗚呼亦可痛矣吾姊沒年三十吳子遂終身不再娶吳子者卽海內所稱吳佩遠者也吾姊二女四男準馥馥濟吾姊之避難也馥濟猶在襁褓俱分散卒不復顧顧身撫其幼姑攜持不離左右幼姑卒以得成立噫是豈人之所能也枋不幸遭家坎壈姊嘗面誠枋諄諄反復言已泣下枋心常痛之吾姊歿及今一十二年始克銘其墓銘曰

孟妃弛裝佐赤幟辛英昌言昭大義義姑弃兒不返視嗚呼

吾姊備厥懿生年三十壽萬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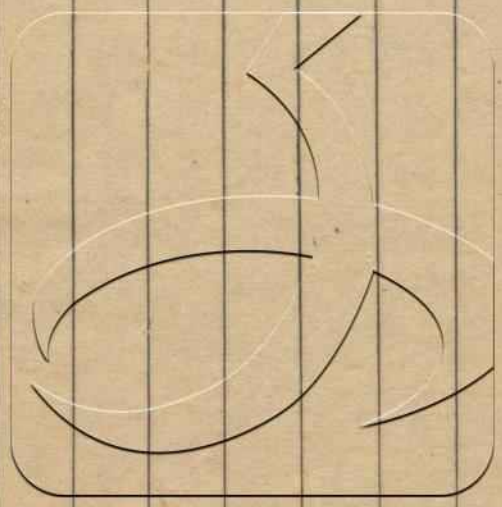
王烈女墓誌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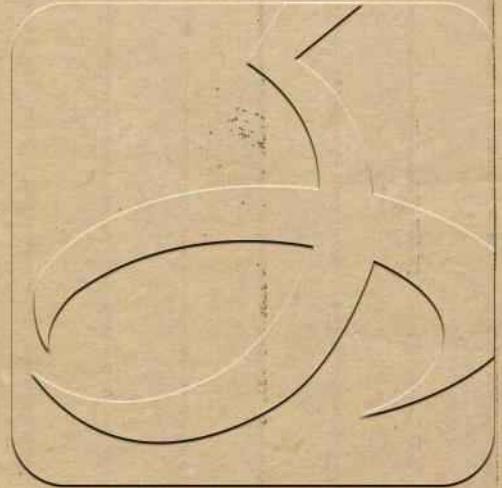
毛際可

烈女王氏名秀女開封祥符人王碧少女也年十七許字于之瑞子天祥未幾天祥死父母知烈女至性匿不以聞將期密議改適烈女始知之一慟幾絕誓以身殉匍匐奔喪父母不能止遂與偕往是日爲天祥小祥烈女出向所受聘陳之靈几躡踊絕粒者二日父母促之歸烈女願畱侍舅姑之瑞不得已命妻與女伺其卧起踰年瑞女適人姑獨與烈女居烈女聞天祥幼育於陽武王姓已爲妾妻生子輅妻死遺孤就哺外氏烈女思自撫之爲于門宗祧計王堅不與女益失望適天祥大祥烈女哭祭不食終日姑倦寢烈女夜起自經是夕有大星隕於家黑白二氣自屋角間出久之乃滅警夜者怪之及曉烈女死顏色皎然如生初之瑞有刈麥刀二其

一忽失去至是從烈女枕下得之益信其死志非一日矣事
 聞奉 旨旌表康熙丁巳三月卜地於城南之新阡邑令毛
 際可經理其葬事嗟乎近代歸震川先生有曰女未嫁守貞
 非聖人之道予謂此固聖人所敬羨而不敢以概天下之中
 人故為已嫁者律曰一與之醮終身不改而未嫁者則不著
 為令聽人之自行其意予嘗尚論往事使泰伯而嗣父封伯
 夷而食周粟皆不肯於聖人之道乃二人者必創古今未有
 之奇以求其心之無憾而後止孔子亟稱述焉儻律以震川
 之論將併議其為賢智之過與昔予曾叔祖母章亦以處女
 稱未亡人坐卧小樓者四十年 詔旌其閭余每過墓下必
 展拜欷歔而去今出宰浚儀乃復再見烈女之事故不辭而
 為之銘

銘曰梁上之組耶床頭之鐵耶吁嗟烈女何死之決耶且詩
 書疇為之稱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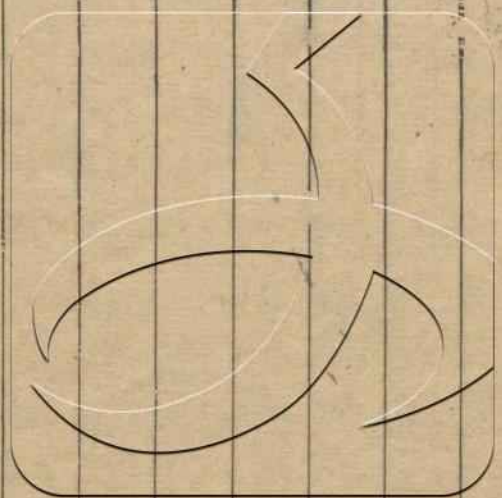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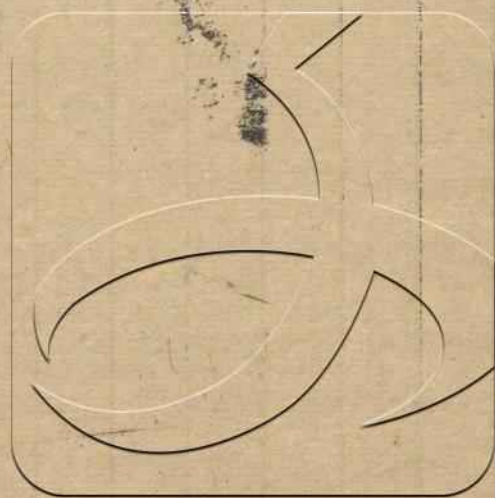
錢烈女墓誌

王猷定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為鎮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明宏光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於忠貞祠卽其地為墓當其死告於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為詩文弔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剄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纒絲絕纒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為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吾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秃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之死之

可悲也兵入以戈刺床下數刺數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床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痛強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於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項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強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強母縊之母倉皇走出聞足擊床閣閣嗚呼死矣猷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爲鎮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女死後受兵挺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





乳母許氏墓銘

顧景星

乳母許氏字秀蘄州人年十歲侍先姑貞節聞曲禮列女傳
大義及乳予備極勤劬予十歲猶含其乳年五十而寡生平
言語起居皆法貞節癸未賊陷蘄予家以貞節感賊免害母
二子長戍兒賊招予負戴戍故罵曰孱奴安能吾請負之行
數里仆被殺幼子聞兒逃走郊外亦死母獨從之崑山十年
而返蘄予既老大或小疾母必撫而鳴之得一餅果必相貽
康熙戊午予奉 召明年 恩旨放還母喜笑扶杖迎於門
曰果得吾願矣生平無疾是冬始多眠卧庚申正月十八日
午時終於予寢之右室生於萬曆戊子三月十三日享年九
十三嗚呼痛哉二月六日葬時思圃貞節坊之西南銘曰
嗚呼此顧子之乳母而從葬於旌表貞節之姑

十三日... 十六日... 十八日... 二十日... 二十二日... 二十四日... 二十六日... 二十八日... 三十日... 三十一日... 三十二日... 三十三日... 三十四日... 三十五日... 三十六日... 三十七日... 三十八日... 三十九日... 四十日... 四十一日... 四十二日... 四十三日... 四十四日... 四十五日... 四十六日... 四十七日... 四十八日... 四十九日... 五十日...

安城楊君墓誌銘

姜宸英

康熙二十八年己巳春車駕南巡至蘇州有紹興人士楊賓及其弟寶以父得罪徙甯古塔久泣血奔叩行在願身率妻子代父戍上駐輦問之以其罪名重非祖制不允又沿御舟行數百里呼號竄突騎從問人馬蹂踐衛士執鞭箠雨下賓兄弟出強辭與抗幾斃終不得達由是見者皆感泣稱為孝子孝子既而諭知其父得罪狀又有可憐者賓父以壬寅冬徙塞外其行述所謂安城府者也君既謫塞外是時賓年纔十三後二十八年賓始得往視之又二年辛未冬十一月某日君竟歿於戍所君所坐於國法不得還葬妻隨行者例畱之賓聞訃衰服跪刑部兵部門凡四百五十有五日號泣陳訴垢形骨立酸動行路當事者憐之為求比例遂得

請蓋 上之曲成人孝如此今年九月某日寶扶柩抵潞河
母范孺人亦隨到賓與余族弟寓節善數爲余述其賢既聞
余在都則泣請曰吾父以徇友譴死非子寵之銘不足以慰
吾親於地下銘曰

君諱春華越其更名友聲其字居越安城晚遂自號不忘所
生父蕃業儒旣而不就累官總兵副鎮京口君年十七補博
士員適當明季厭經生言散金結客豪俠滿門卒以賈禍亦
不言冤君之得禍以友滋蔓友亦被牽密書屬援爲邏者獲
友固弗承君謂我出事始得明國有常憲棄友於市處君末
減南冠而縶君初出塞雪花如掌朔風狂吹指墮馬上渡混
同江那木色齊種種惡道及諸阿機萬木排比仰不見天老
根亂石斷冰結連不受馬蹄起踣其間異鳥怪獸叢哭林噪

同侶失色百聲號咷君獨凝睇山川阨塞詭形殊勢筆之於
冊忽然長嘯攬轡支策掉頭吟咏不爲戚戚人傳君貌有頤
而黑修髯大聲雙眸電射至則謾罵其守土士彼愕不知或
瞠而視時法初立漢人罕至至輒爲傭犬彘之飼君教入山
斫木爲屋蔽以木皮炕鏗具足以我所攜布帛絲枲易其魚
皮人稍知市爲賈而豐教以字書禮讓蔚興藹藹邨墟贖諸
罪隸生者養之死給之鞋婚喪以時不足爭助後則爲恥曰
不可見楊馬法矣長老之稱馬法是云馬法旣死哭聲田田
柩所過道設祭魚殮綿壽七十子三賓寶季名曰寵女二孫
九女孫亦二幼尙未字初君之出其色揚揚視死與生如去
來常况死而歸先壟是依是惟有子以釋君悲子也式穀守
爾初服銘勒諸幽允臧墨卜

守巖卜先生新會令妙岩先生則先生同母兄也岳州早成
 進士而新會與先生年相亞讀書好古工為文章尤深於詩
 與海內名流宿望相劇切新會構依園而先生闢秀野園賦
 詩飲酒珠盤玉敦之會無虛日四方人士來吳中者無識與
 不識咸望先生兄弟為依歸當是時依園秀野之名聞天下
 後新會捧檄去而先生獨為壇坫主時先生詩日益高名日
 益盛天下不以字字先生皆呼為秀野先生云丙子舉京兆
 副榜己卯登賢書會先帝巡幸江南有以先生名薦者先
 生進所撰元詩選深荷嘉歎至乙酉車駕復幸江南用宋
 中丞湯堂先生薦召試行在被選者五十餘人而先生預
 焉至京師給筆札分纂宋金元明四代詩選皇輿全覽諸
 書八年書成以勤勩最議敘內閣中書壬辰會試特旨欽

賜進士一體殿試引見選翰林院庶吉士先生入內廷成進
 士皆出上特恩儒生隆遇古希有也明年癸巳散館改留
 進士館教習初先生自為諸生即以詩名天下被主知洎
 入翰林館閣前輩斂手推讓不敢以新進相目國家文學
 侍從之選慮無有宜於先生者也而先生平生論次撰述衣
 被天下天下之士竊其緒言餘論皆得厠身淵雲之列從容
 潤色而先生顧不久留承明著作之庭此可為太息者也甲
 午復以薦入武英殿纂輯鳥獸蟲魚廣義會新例當授中
 書復以讓同館前輩不就乙未預進士散館時捷足者多即
 授縣令而先生以需次移疾歸先生嘗言曰淵明辭彭澤令
 不為五斗米折腰古今人豈相遠哉蓋州縣之吏本先生所
 不甚屑意而猶陋之如此此固不足為先生惜而先生之淡

於宦情拙於仕路亦可概見矣先生既歸益肆力於詩向有元詩百家選至是益廣爲蒐輯得五百餘家元人一代之詩蔚然大備間以其暇遍游海內名勝嘗南浮蒼梧洞庭抵桂林有桂林集返而復游中州山左有嵩岱集前此曾游閩越有嗽荔集遊南海有羅浮集先後在京師有小秀野集書館閒吟梧語軒集其秀野草堂集金焦山陰大小雅堂皆先生家居及近地遊覽之作也所箋注者昌黎飛卿二家詩而詩林韶濩閩邱辨圃及元百家詩選皆其所論定惟元詩續纂五百餘家猶未及刊布行於世大抵先生之詩其始得力於遺山虞楊諸家而其後漸進於雄偉變化有昌黎眉山之勝晚歲益深造自得不斤斤古人成法而動中矩矧無雕績之迹而自然可愛百年以來東南文獻若堯峰秀水西河稼堂

諸公皆已凋殘零落老成典型無復存者得先生起而繼之主持運會倡道後學庶使大雅風流不至歇絕廢墜於地而今已不可復作矣悲夫先生爲武林徐清獻公壻清獻駐節江南先生讀書衙齋未嘗一與其屬吏相接及清獻薨無子先生爲經紀喪事不遺餘力族中子姓或不能自存者多衣食於先生知交親舊以緩急告周之惟恐不及雖典衣稱貸勿卹也先生家雖不豐然非藿食者比而其後卒用是日益貧先生亦終無所悔云性和藹能容人之過而意有不可輒義形於色酒酣以往高談雄辨旁若無人往往觸忤勢要忌諱然人卒諒其中之無他故亦無能有以相中也蓋先生行誼之淳篤操履之耿介意氣之慷慨襟期之磊落大概如此而世人不察但以其風流儒雅爲世所推重因目之爲詩翁

豈足以盡先生也哉平生善飲酒同時號酒人者莫之能及
古人所詡百篇斗酒不足多也然卒困於酒後遂不勝杯俎
以至不起云

銘曰嗚呼先生風雅總持歌聲金石咳唾珠璣東南作者舍
此誰師園擬辟疆堂開秀野跌蕩文場飛揚酒社敦槃獨主
屏風競寫迎鑾獻賦喜動天顏給札尙書賜第春官蓬瀛
佳話千載流傳得失楚弓升沈塞馬世事何常毀鐘鳴瓦威
鳳潛儀祥金避冶拂衣歸去林泉是樂五湖扁舟五岳芒屨
詩卷長畱音容邈若霜露既降日月有期青松鬱鬱白楊萋
萋幽宮既啟窀穸是宜昔拜於堂閭邱之里今拜於墓葑溪
之渙誅德作銘濟焉出涕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八終

國朝文錄卷之五十九

志銘類二

禮部尙書 贈太子太傅楊公墓志銘 方苞

雍正十有三年秋九月 皇帝宅憂甫旬日即起楊公名時
於滇南士大夫知與不知皆驚喜相告乾隆元年二月公至
自滇南年七十有七以禮部尙書入教 皇子侍直 南書
房兼國子監祭酒而不領部事 上與諸王大臣議政之暇
時 召公入見公自薦士七人為助教外未見其所言議施
為而天下士皆曰楊公時獨對忠言讜論不知其幾矣公體
素強而是秋七月上旬邁末疾浹月而薨是日士友奔唁暨
國子生聚哭於庭階者凡數百人蓋公自童稚以至篤老居
鄉立朝莅官撫事無一言一事不出於中心之誠故其感於

人者如此其至也康熙辛未李文貞與主禮部試見公文而異之及入翰林遂朝夕相從問學其充日講官視學京畿皆特擢不由階資始 聖祖仁皇帝悼學政廢弛以九卿督學自文貞始而公繼之校士一遵文貞成法士雖擯弃無怨言其主試陝西亦然乙酉偕眾督學出防南河踰年丁父艱繼丁母艱 聖壽六十廷臣慶賀 上問翰林中有楊名時否遂 特召入京侍直 南書房丁酉夏出為北直巡道曰吾欲試以民事也 國初沿明制直隸不設三司而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政充事劇吏因緣為姦蠹公細大必親無畱獄無匿情至今為民所思曰百年中無與比也已亥遷貴州布政司數月就 命巡撫雲南會征西藏大師駐省城為營館舍數寔犒而約束堅明無敢叫囂餉遞轉民無怨咨七年中

凡軍民疾苦大者奏請小者更易科條事無遺佚恩信浹於蠻髦公天性和易雖馭僕隸無厲色疾言而是非可否守其所見固植而不搖自始入 南書房 聖祖叩以易說中旁及象數者公正對無所瞻顧 世宗憲皇帝即位手諭褒嘉三年擢兵部尚書總督雲貴四年晉吏部尚書仍管雲南巡撫事公益自奮厲思竭忠誠於人之邪正事之得失風氣淳薄之相倚盡言無隱五年以奏豁鹽課敘入 密諭削尚書職仍署巡撫事六年遣少司寇黃炳與新撫朱綱訊公以六事獄詞成罪在大辟眾皆曰禍無振矣公於 三朝皆受特達之知而有識者則謂 先帝保公之始終德尤大事尤難蓋 聖祖知公實由文貞推輓而公既得罪務進取者爭欲實公之罪以自為忠雖雅知公者亦難遽為公言而 聖心

自定 特旨赦原凡有司文致之罪一切置而不問俾得從容偃息聚徒講學於滇南者且七八年非重公之素行諒其無他而能如是乎 嗣天子大孝親賢特頒明諭然後知先帝本欲徵公此萬邦黎獻所以追思盛德於無窮而歎爲至明之極也公平生介節義事美行嘉言不可勝紀而孝德尤著年踰強仕父母摩拊如嬰兒其防南河同出者多以爲難而公獨以近奉二親爲喜數年中生養死藏毫髮無憾然後以身許國夷險一節而無所後牽蓋若神者實陰相焉予始於督學宛平高公使院見公試藝闔郡無與儔因有意於其人而束於禁防雖時往來江陰卒無因緣會合辛未再至京師乃見公於文貞公所予與文貞辨析經義常自日昃至夜中公端坐如植言不及終已無言用此益信公之爲學能

內自檢攝而未暇叩其所藏及往年予再入 南書房公繼至始知公於文貞所講授篤信力行而凡古昔聖哲相傳性命道教之指要異人異世而更相表裏互爲發明者皆能採取而抉其所以然嗚呼公之用無不宜忠誠耿著而人無間言蓋有以也夫公疾未作方奏對 天子見其徵旣疾數使人問視旣沒大痛悼發帑金使國有司治喪散秩大臣領侍衛十人奠爵 特諭稱公學問醇正人品端方 贈太子太傅入賢良祠 賜諡文定楊氏系出關西明初以軍功世襲鳳陽勳衛家懷遠自諱元吉者始遷江陰逮公五世矣祖諱起鯤父諱履泰並 贈資政大夫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任氏前母陳氏母許氏並 贈夫人公字賓實號凝齋生於順治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於乾隆元年九

國朝文錄 卷五十九 志銘類二
月朔日初聘趙氏未娶卒娶劉氏 誥封夫人以弟之子應
詢嗣應詢暨公門生王君文震夏君宗瀾以銘幽之文請予
雖衰病義無可辭銘曰

古有其德事不待施志之得行書亦無爲公承師說篤信固
執探其本根焉用枝葉惟公惟平政出民諧惟誠惟信頑姦
無猜我言無溢來者之式

禮部侍郎蔡公墓志銘

方苞

雍正十年冬十有一月禮部侍郎蔡公病不能興 皇子日
使人問視 天子賜醫士大夫羣聚必詢公疾增減云何踰
年正月朔後八日薨 天子震悼自賢公卿以及雍庠之士
重志節者無知與不知皆儻然若失其所倚予屢困於衰疾
嘗屬公必銘予及公疾篤執予手而愴然曰子年先於吾吾

亦自謂終當銘子而子今銘予其喪之歸子弟生徒合詞以
請嗚呼予安忍銘公雖然義不可讓也始予與公相見於相
國安溪李文貞公所文貞引公之袂以屬予曰此吾聞所謂
蔡世遠聞之者也遂定交及癸巳春予出刑部獄而公以是
冬服闋至京師會新令翰林科道在假者並休致而公之請
假也旋丁父艱或謂宜自列於吏部公曰吾聞古者受爵而
讓未聞投牒以自申也時文貞公承編御纂性理精義薦公
分校踰歲書成造予謀所處予曰大果不廢子之學何患無
周行坦步而出以編書復官去牒請一間耳遂固請於相國
以歸先是儀封張清恪公撫閩延公父主鼇峰書院而招公
入使院共訂先儒遺書至是大府復以鼇峰屬公公夙尙氣
節敦行孝弟好語經濟而一本於誠信由是閩士慨然感興

於正學而知記誦辭章之爲末也其家居設族規置大小宗祭田孤嫠老疾月有餼鄉人化焉環所居三百餘家二十年無博戲者今 皇帝嗣位特召入都命侍 皇子講讀授編修五轉而至禮部侍郎公侍 皇子凡進講四書五經及宋五子之書必近而引之身心發言處事所宜設誠而致行者觀諸史及歷代文士所述造則於興亡治亂君子小人消長心迹異同反覆陳列三致意焉當是時兼保傅之任者皆執政大臣政事方殷不得朝夕在側惟公奉享十年晨入夜歸無風雨之間諸公背面多語予曰聞之忠信正直學足以達其言誠足以致其志或過於闕疏而無近慮洵書所謂惟其人者也公議論慷慨自爲諸生卽以民物爲己任及從清恪公游吏疵民病言無不盡政行衆服而莫知其自公辛丑夏

臺灣蠢動公大會鄉人聯伍團練助官兵聲勢平生好善出於天性故人皆信嚮旣貴士有志行及文藝之優必躬禮先焉知其賢則思隨地而開通之汲汲如有所負然予每以公事至 圓明園必宿公池館公薄暮歸必挽予步空林坐石磯至昏暝或達夜中雖子弟莫知云何而所誡度皆民生之利病吏治之得失百物之息耗士類之邪正無一語及身家淺事者嗚呼以公之志在竭忠 天子知人善任使得竟其志業未知所就於古人何似而扼以無年嗚呼惜哉公性淡泊所得祿賜半索之族姻知舊妻子僅免寒餓敝衣粗食視窶人或甚焉其居外寢設一榻一帷予至則以讓予而臥後夾室方夏秋蚊虻嗜膚竟夕不安而惟恐予之不淹畱信宿也嗚呼此公之志氣所以愾乎海內之士君子與雍正四年

公列爲九卿以待 皇子廷議多不與八年秋以族人事牽連吏議降一級調用及 上特命復故職而公疾已不可振矣卒年五十有二所著二希堂文集十五卷鼇峰學約朱子家禮輯要合族家規各一卷所編性理精要歷代名臣言行錄論定古文雅正漢魏六朝四唐詩各若干卷惟學約家禮古文雅正及與高安朱相國共訂歷代名臣名儒循吏傳已刻行於世蔡氏世居漳浦之梁山故學者稱梁邨先生始祖元鼎以講學名鄉里五世祖宗禹登明萬厯辛丑甲科益著稱行蹟見道南原委會祖諱一橙萬厯丙午舉人祖諱煜郡庠生父諱璧以拔貢生爲羅源教諭皆 誥贈如公官曾祖母某氏祖母某氏前母某氏母吳氏並 贈夫人妻劉氏有賢聲先公一年卒喪歸踰嶺士友弔祭數百里不絕子六人

長長漢己酉舉人次長濤郡庠生次觀瀾太學生次長浩次長注長注夙孝慧先劉夫人半月而殤方十齡女三人孫男二人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其材天植其學不迷其志不欺其數非奇而不竟其所施匪予之私衆心所悽

李剛主墓志銘

方苞

李埭字剛主直隸蠡縣人其父孝愨先生與博野顏習齋爲執友剛主自束髮卽從之遊習齋之學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其徒皆篤信之予嘗謂剛主程朱之學未嘗不有事於此但凡此乃道之法迹耳使不由敬靜以探其根源則於性命之理知之不真而發於身

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不能曲得其次序剛主色變爲默然者久之吾友王源崑繩恢奇人也所慕惟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而目程朱爲迂闊見剛主而大悅因與共師事習齋時年將六十矣余詰之曰衆謂我目空並世人非也果有人敢自侈大乎剛主嘗爲其友治劇邑期年政教大行用此名動公卿間諸王延經師主闈外者爭欲致之堅不就康熙庚午嘗舉乙科晚歲授通州學正浹月以母老告歸長官不能奪也崑繩慨不快意既葬二親遂漫遊將求名山大壑而隱身焉雖妻子不知其所之予與剛主每蹙然長懷而無從迹之數年忽至予家曰吾求天下士四十年得子與剛主而子篤信程朱之學恨終不能化子爲是以來畱兼旬盡發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者予未嘗與之爭將行憮然曰子終守

迷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罪也予作而言曰子之言盡矣吾可以言乎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觀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西漢趙張之吏治無以過也而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吾姑以淺事喻子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免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儻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吾願子歸視妻孥流行坎止歸潔其身而已矣崑繩自是終其身口未嘗非程朱其後予出刑部獄剛主來唁以語崑繩者語之剛主立起自責取不滿程朱語載經說中已鐫版者削之過半因舉習齋存治存

學二編未愜予心者告之隨更定曰吾師始教卽以改過爲
大子之言然吾敢留之爲口實哉習齋無子剛主中歲遷博
野爲葺祠堂以收召學者博野去京師三百里剛主自來唁
後復三至予家一問吾母之疾再弔喪終則自計衰疲恐不
能更出而就別予驅柴車長子習仁御往返芻秣皆載車中
知予時窶且艱也嗚呼卽是而剛主之勤於身式於家施於
人而措注於事物者居可知矣剛主言溫溫然終日危坐肅
敬而安和近之者不覺自斂抑以崑繩之氣旣老而爲剛主
屈以剛主之篤信師學以予一言而翻然改其志之不欺與
勇於從善皆可爲學者法故備詳之而餘行則不具焉銘曰
習齋矢言檢身不力口非程朱難免鬼責信斯言也趨本無
歧各從所務安用詆嫫君承師學固守樊垣老而大覺異流
同源不師成心乃見大原改過爲大前聞是尊琢瑕葆瑜有
耀師門九原相見宜無間言

陳馭虛墓志銘

方苞

君諱典字馭虛京師人性豪宕喜聲色狗馬爲富貴容而不
樂仕宦少好方術無所不通而獨以治疫爲名疫者聞君來
視卽自慶不死京師每歲大疫自春之暮至於秋不已康熙
辛未予遊京師僕某邁疫君命市冰以大罌貯之使縱飲須
臾盡及夕和葯下之汗雨注遂愈予問之君曰是非醫者所
知也此地人畜駢闐食腥膻家無溷區汗滌彌溝衢而城河
久涇無廣川大壑以流其惡方春時地氣憤盈上達淫雨汎
溢炎陽蒸之中人膈臆困憊忿蓄而爲厲疫冰氣厲而下滲
非此不足以殺其惡故古者藏冰用於賓食喪祭而老疾亦

受之民無厲疾吾師其遺意也予嘗造君見諸勢家敦迫之使麋至使者稽首階下君伏几呻吟固却之退而嘻曰若生有害於人死有益於人吾何視爲君與貴人交必狎侮出媢語相訾警諸公意不堪然獨良其方無可如何予得交於君因大理高公公親疾召君不時至獨予召之夕聞未嘗至以朝也君家日饒益每出從騎十餘飲酒歌舞旬月費千金或勸君謀仕君曰吾日活數十百人若以官廢醫是吾日殺數十百人也諸勢家積怨日久謀曰陳君樂縱逸當以官爲維婁可時呼而至也因使太醫院檄取爲醫士君遂稱疾篤飲酒近女數月竟死君之杜門不出也予將東歸走別君君曰吾踰歲當死不復見公矣公知吾謹事公意乎吾非醫者惟公能傳之幸爲我德乙亥予復至京師君柩果肆遺命必得

予文以葬予應之而未暇以爲又踰年客淮南始爲文以歸其孤君生於順治某年某月某日卒於康熙某年某月某日娶某氏子某銘曰

義從古迹戾世隱於方尙其志一憤以死避權勢胡君之心與人異

李抑亭墓志銘

方苞

雍正十年冬十月朔後九日過吾友抑亭遂赴海淀次日歸聞抑亭蹙而瘖日再往視越六日而死始予見君於其世父文貞公所終日溫溫非有問不言及供事蒙養齋始習而慕焉期月而後無貴賤老少背面皆曰李君君子人也其後予移武英殿領修書事首舉君自助殿中無貴賤老少稱之如蒙養齋君自入翰林再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典試雲

南士論翕然視學江西高安朱相國每日百年中無或並也按察使李蘭以咨革諸生君常難之劾君牽制有司之法而彈章亦具列其廉明予自獲交交貞習於李氏族姻及泉漳間士大夫其私論鄉人各有嚮背而信君無異辭君被劾當降試國子監丞羣士日夜望君之至既受職長官相慶而泣事未彌月用此六館之士尤深痛焉往者歲在戊申君弟鍾旺斃而瘖卒於君寓予既哭而銘之君在江西喪其良子清江又爲之銘以塞君悲而今復見君之死古者親舊相與宴樂而樂歌之辭乃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有以也君在蒙養齋及殿中與予共晨夕各一二年返自江西無兼旬不再三見者辛亥春予益病衰凡公事必私引君自助無旬日不再三見者一日不見而君疾一言不接而君死故每欲銘君則愴然不能舉其辭喪歸有日矣乃力疾而就之君諱鍾僑字世邠福建泉州安溪縣人康熙壬午舉於鄉壬辰成進士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蓄之也深而施者微將踵武於儒先而年命摧悼予生之成猶有望者夫人而今誰歸

王生墓志銘

方苞

雍正元年冬十有二月予病不能興聞王生兆符燈而蘇輿疾往視與之語神氣若未動越三日而死嗚呼是吾友崑繩之子也王氏自明初以軍功爲宦族至崑繩之父中齋公而五服親屬無一人中齋二子長汲公無子崑繩以兆符後小宗今兆符僅一子以繼祖則崑繩無主後矣兆符從予游在丙子之春予在京師館於汪氏崑繩館於王氏使兆符來學

次汪氏馬隊旁危坐默誦闕若無人方盛暑日三至三返不納汪氏勺飲其後崑繩棄家漫遊兆符自天津遷金壇復從予於白下崑繩嘗語予曰兆符視子猶父也吾執友惟子及剛主吾使事剛主曰符於方子之學未之能竟也弱冠爲諸生南遷遂棄去逾四十以餬口至京師或勸以應舉庚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或餽之金使速任以養母予曰用此買田而耕則母可養學可殖而先人之緒論可終竟矣兆符蹙然趣予爲書抵餽金者及報諾而死已彌月矣方兆符之南遷也以稚齒獨身將母及女兄弟陸行水涉三千里及崑繩既歿奔走四方未嘗旬月甯居而其母老病暴怒不時常恐妻女僕婢久不能堪而省視不盡其誠故身在外憂常在家又慮年日長學不殖而矻矻於人事叢雜中是以心力耗竭形

神瘵傷一發而不可葯也予與崑繩交最先旣而得剛主三人者所學不同而志相得其遊如家人剛主之長子習仁習仁亦從予游辛丑秋剛主使卜居於江南而道死自習仁之死三人子姓中質行無可望者矣今又重以兆符而文學義理可與深言者亦鮮矣予羸老德旣隳學亦難補所恃者後生而天意若此予所痛豈獨崑繩之主後耶兆符性孤特不能容物雖其父故交旣宦達察其意色少異於前卽不肯再見而身行端直又以文學知名故其疾也聞者皆憂之其死也皆惜之兆符渴葬先世兆域而母及妻子在江南葬事畢士友南還者爲紀其家聞京師者分年而主墓祭雖兆符意氣所感召抑其祖若父節概風聲宿留於人心者不可泯也兆符年四十有五所排纂周官及詩文若干卷蔣君湘帆爲

編錄而藏之以俟其孤之長而授焉銘曰
無所施於世而行能已著於家將道之探而學焉已得其英
華並垂成而中毀曷以泯吾儕之怨嗟

兄百川墓志銘

方苞

兄諱舟字百川性倜儻好讀書而不樂爲章句文字之業八
九歲誦左氏太史公書遇兵事輒集錄置衿衣中避人呼苞
語以所由勝敗時吾父寓居棠邑留稼邨兄暇則之大澤中
名羣兒布勒左右爲陣年十四侍王父於蕪湖踰歲歸曰吾
鄉所學無所施用家貧二大人冬無絮衣當求爲邑諸生課
蒙童以贍朝夕耳踰歲入邑庠遂以制舉之文名天下慕廬
韓公見之歎曰二百年無此也自以時文設科用此名家者
僅十數人皆舉甲乙科者以諸生之文而橫被六合自兄始

一時名輩皆願從兄遊而兄遇之落落然江南梁質人宿松
朱字綠以經世之學自負其議論證歸經史橫從穿貫聞者
莫不屈服而兄常默默退而發其覆鮮不窒碍者苞謂兄盍
譬曉之曰諸君子口談最賢非以憂天下也兄長予二歲兒
時家無僕婢五六歲卽依兄卧起兄赴蕪湖之歲將行伏予
背而流涕其後少長卽各奔走四方予歸兄常在外兄歸予
常在外計日月得兄相與依較之朋友之昵好者有不及焉
兄常曰吾與汝得常家居俾二大人無離憂春秋佳日與二
三同好步北山徘徊墟莽間候暝色而歸吾願足矣及庚辰
四月予歸自京師七月兄歸自皖江而疾遂篤未得一試斯
言也弟林先兄十歲卒兄欲於近郊平疇買小邱自爲生曠
而葬弟於其側辛巳四月予爲弟卜地於泉井夢土人云伯

夷今葬是予不忍廢兄之命遂以次年三月十六日遷弟柩與兄並葬其邨之北原兄歿於康熙辛巳年十月二十一日年三十有七娶張氏子道希道承銘曰
 不若於天者天絕之胡體其所受而至於斯矧材與志古固有不遂而又何憐

兄子道希墓志銘

方苞

道希吾兄百川長子也性淳一兒時果珍在前不事索取多病苦藥物予視之則斂容而飲大父母愛之每以忘其憂年十七入縣學課試必高等以家禍遂棄舉業力持門戶予初被逮借縣令蘇君以特召白吾母及邀寬法老母北上終不知予之在難以道希能巧變以安大母也時弟妹皆幼內憂外患獨身當之遂得危疾連年累歲吾母卒後入省予

者再病皆動每切戒毋更至及終母喪追欲依予予發家書必申前諭乾隆元年 詔舉孝廉方正四年冬旅見 上有褒語命仍應制科會弟道永通判京兆僕隸設詐得財事發朋謀誣污主人以自脫道希氣噎及聞其弟受刑自日未中以至於昏大慟遂沈篤厥後大小司寇親訊半得昭雪而道希疾不可振矣自先兄與予依古禮經定齋期喪次予雖在外遇期功道希必率諸弟出次始成童喪予妻如失怙恃大母及予設辭多方不能曲解也予子女五人愛道希或過於所生其卒也年五十有四在予側不異為孺子時予視之亦如孺子平生無一言一動使予心隱然不適者茲來盡室以行蓋將送予之終而予乃視其棺斂其妻子又以道永之禍窘急過歸予烏能無恨哉然於道希繼繼依予之心則可以

無恨矣道希卒於乾隆六年正月十八日妻岳氏工部主事岳康女有賢行生子仁聰明和順十歲而殤女二人繼室以其妹無子以道永之長子惟敬嗣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原銘曰

雖離愍以終世實無忝於所生我憑當心兩弟在旁安歸泉塗汝母惻傷

尹太夫人李氏墓志銘

方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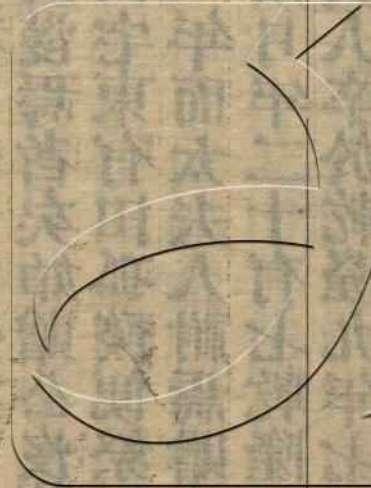
太夫人姓李氏博野儒生諱宗白季女也少時聞父夜讀書卽能暗誦年十九歸贈公七年而孀子會一經書皆太夫人口授自贈公之沒逮會一未遇家窶艱舅姑老父母衰疾無子養生送死不憚心瘁力殫資用半手所拮据自會一出守襄陽至開府河南所以忠國利民濟艱銷萌拯凶饑正禮俗

不惟朝夕訓誨且多出於太夫人之規畫會一之守襄陽也三攝荊州九赴鄂城每遇水旱太夫人必跪烈日甚雨中家衆恐致疾羅跪挽掖終不起常應時而得所求雍正九年荊州都統將兵西征命造浮橋吏民惶恐太夫人曰凡人必曲致其情而後可以理喻會一從之乃次第以舟渡時又調綠旗兵馬會集襄陽供具夙辦軍意而民不擾未幾移守揚州襄陽樊城宜城並建賢母祠不可抑止乾隆四年開歸諸郡大水會一懇陳民瘼流民所至命有司隨地廩給而籍之踰歲資送還鄉無一流亡於他省者民皆曰豈獨大府之明太夫人爲吾民廢寢與餐大府安得不竭心與力乎始會一入覲已命攝廣東巡撫以母老不能赴任辭遂改河南及自河南內召授副都御史未數月聞太夫人疾乞終養得

俞旨皆數十年中大臣所未有也八年春特賜太夫人御製五言律詩一章堂額一楹聯一時爭傳謂前古邀此異數者亦罕云會一雖洗手奉職而自遷兩淮鹽運司晉巡鹽御史秩賜皆豐太夫人節儉治家嚴子婦非請命銖金尺帛不得專取並蓄以待大用其在官中救水火之災給師旅立營倉置舉本以恤卒伍建禮祠修橋梁津渡施濟窮民見治所德政碑家居睦姻任恤分田贍族立義倉義學以及道路倉卒拯救急難具載會一所編年譜予前已入聞見錄賢母類中而太夫人卒會一復以狀介予族子觀承請銘予苦辭之難更設也既而思之古稱女士謂女子而有士行也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今之士實抱此志者幾人哉而太夫人則志與事皆有焉故更摭前錄所未及而敘論俾吾儕

有所愧恥而興起焉太夫人雖通文史而不爲詩辭其在廣陵憫民俗怙侈縱逸由近鹽多商作女訓質言十二章以勸慈之每閱邸報至聖制惇大必三拜稽首以慶羣下有讜論訐謨亦再拜稽首俾哉淵乎其宅心也用此觀之則所見於行事抑又其淺焉者矣始贈公沒將卜於祖兆族人隘之太夫人泣然曰宅東有田孤孀便祭掃遂定窆是爲東章新阡越五十有一年而太夫人耐焉贈公諱公弼卒於康熙三十三年六月朔日年二十有七乾隆二年誥贈資政大夫河南巡撫太夫人卒於乾隆九年七月朔後一日享年七十有八誥封夫人耐以十一月十一日孫男三人長嘉銓雍正乙卯舉人次永銓殤次啟銓承蔭女孫二人銘曰古之貞婦守節閨房夫人義事實播家邦古之賢母義方是

帥夫人德心曲成民物克已裕人恩周六親穰災弭惡誠動鬼神九重褒嘉萬眾稱美福德之全在古無比天實光啟以昭女儀豈惟女儀志士之師



資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 贈太子少傅禮部尚書

沈端恪公墓志銘

彭啟豐

性情正而後學術明學術明而後事業著處為醇儒出為賢臣無異道也朱子以來五百餘年聞而知之克符名世之實者在 本朝則睢陽湯文正當湖陸清獻繼此者其吾師端恪公乎公諱近思字位山號闈齋世居仁和五杭村家本力農世孝友醇謹鄉黨稱之公生九歲而孤家貧隨仲兄游學靈隱有借巢老人者資之讀儒書負笈虞山錢圓沙嚴寶成之門既歸家補諸生讀宋儒書刻苦勵志書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於座隅嘗自言其得力曰吾由周程張朱之書上溯孔顏曾孟之心怡然渙然若合符契不自知其手舞足蹈也康熙三十八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亟返里門

理故業選期已過願以學未成不出也頃之仕爲河南臨潁令單車就官謝請託卻餽遺謹號令禁科派四十八年大水請發粟以賑全活無算明年大熟建社倉七所設義冢收埋枯骨捐俸葺頴城築孔家口於鄰州頴民自是鮮水患建岳忠武于忠肅祠修宋統制楊再興墓泣頴七年膺卓薦以去士民攀車灑泣不得行擢廣西南甯府同知引疾歸教授生徒布衣蔬食泊如也今相國高安朱公撫浙時特疏薦公聖祖召入京監督本裕倉會臺灣用兵總督滿公請諸朝乃命公往公作遠慮論四篇大指以臺灣宜析爲縣每縣各分都督保甲易於稽察又取民壯拔置行伍以充各標其餘流民必審其籍以授田當時采用之海疆底定雍正元年召授吏部文選司郎中時銓法久敝胥吏多假手爲姦公

夙夜勤慎有姦輒發吏不敢欺旋晉太僕寺卿明年與山東鄉試超授吏部右侍郎每奏對之日齋戒越宿志氣恪恭於育才用人尤兢兢焉雍正五年特擢都御史公自縣令起家洞悉閭閻疾苦凡事關創革必熟籌其利弊於民生有所裨益而後已當廷議耗羨歸公時力爭以爲不可衆皆驚愕弗爲動聖主鑒其誠不之罪也是年十二月十三日無疾而終上聞震悼賜帑金遣平郡王散秩大臣奠爵官爲治喪予祭葬如禮諡端恪加贈禮部尙書太子少傅廕一子公立心坦易純於踐履非道義一介不取窮達夷險不以二其心爲文樸實說理類南宋大家所編夙興錄誦法稼書先生出而臨民動以嘉定靈壽之政爲師晚年蒐輯當湖遺書爲十四卷其他所著書又數十卷高安相國雅重公哭其

喪爲表墓曰理學名臣蓋深知公者也公生康熙十年正月十四日距卒之年年五十有七曾祖諱學顏祖諱時吉父諱大震皆以公貴 贈資政大夫妻項氏繼徐氏皆 贈夫人又繼宋氏吳氏子三長玉麟監生早卒次遷戶部主事三玉璉廕生女一適舉人趙溶雍正六年葬公於湖州歸安縣埭溪之陽啟豐鄉會試兩出公門下服公之教既久哲人云亡不勝哀慟謹按公年譜志之墓而爲銘曰

斯文未墜天挺萆賢斗杓所建凶氣回旋有紛其學異說晦蒙闢邪衛正公探厥宗有隳厥守軌轍畏蕙謹厥指趨道直砥矢起自循吏擢之卿貳篤棊靖共臣道具備爲孔顏樂爲禹稷憂清和與任惟聖兼修 天子曰咨失我良弼制詞褒榮典禮優恤峴山巍巍茗水洋洋有斐君子沒世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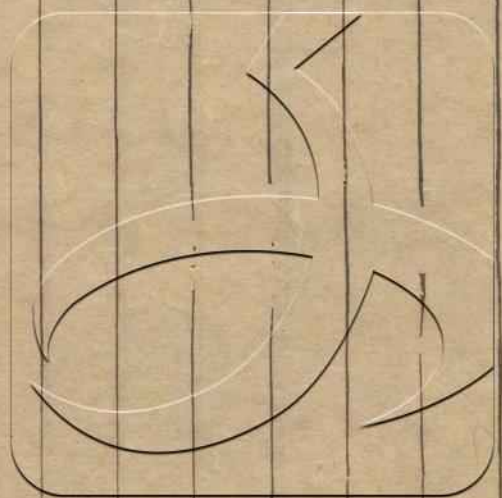
儒林郎徐君墓志銘

彭啟豐

君諱大侅字靈胎世居吳江祖諱鈞康熙朝舉博學宏儒官翰林院檢討父諱養浩授州同知不就選老於家君性通敏知時務喜豪辯跌宕江湖間自年少時已落落自奇異初學時文薄其道遂覃思周易道德陰符家言久之有契乃旁搜天文地利音律技擊之術精意鍊習得其要領其於醫理尤邃上下數千年窮源達流參稽得失書之於辭沛如也以諸生貢太學尋棄去專以醫活人數應人請往來吳淞震澤間因以曉知諸水源流順逆淺深通塞之故其後縣有興作君輒正論鑿鑿持是非有司不能奪常委曲從之乾隆二十七年巡撫莊公欲興水利將開震澤縣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水君自言其五十餘港非太湖下流開且無益又將壞室

廬墳墓不可算數唯附城十餘港爲湖下流濬之便因導有司相視卒從其言時諸大吏稔君才又見君論事剴直因民之利多所補益咸引以爲重會天子聞其善醫召之將授以官辭免三十六年再召卒於京師年七十九詔賜之金贈儒林郎君平生著書甚多自得之言嘗創新樂府曰涸谿道情警動剴切士林誦之妻周氏繼殷氏子三人長煥次熾次燦孫五人埏聶祖培培垣君出自汲水港丁氏故與予爲重表兄弟少而相習既老猶時時往還間歌詩相贈答以予平昔戚好之間求如君之傑然自立者亦已罕矣子煥自京師以君喪歸將以卒之明年十月六日葬於吳縣石湖之濱而屬予爲之銘銘曰君之醫世所師陰行善人不知其骨俠其心慈時屈伸道有

之貽厥子昌其施



陳少章先生墓志銘

王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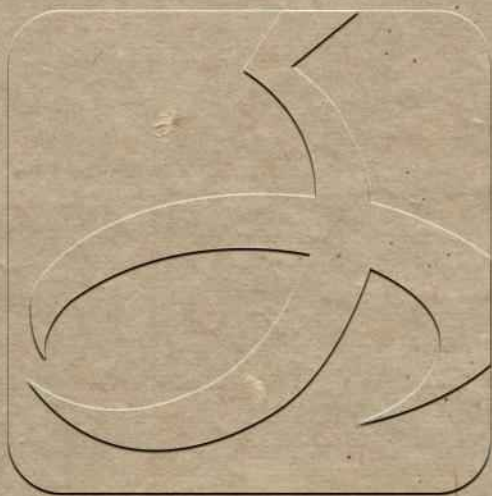
吾吳昔多博聞好古砥節勵行之碩儒 本朝百年來位不
大而名最著者則有義門何先生何先生及門無慮數百人
其最相契如晦翁之於蔡季通呼爲老友者是爲少章陳先
生自何先生歿後先生獨以名德見推爲中吳文獻之重輕
者幾二十年乾隆十二年十月十三日以疾卒於家典型凋
謝遠近爲之嗟歎卜葬有日故人門弟子咸謂先生有道而
文宜按古私諡之義諡曰文道先生其孤具狀徵銘於予按
狀先生諱景雲少章其字先世家常熟代有聞人所謂河東
陳氏也自曾大父天麟始遷郡城大父明義喜藏書深禪理
多與明季遺民故老遊父治昌慷慨尙義拯人之疾母朱氏
孺人先生生而穎異初就塾時同塾諸兒所課皆能背誦年

十七睢州湯文正公撫吳試士拔置第一十九從義門先生遊益講求通儒之學窮究經史晝夜無間學遂大殖父喪服闋補吳江縣學生康熙癸酉試京兆不售而歸再至京館藩邸三年復辭歸時年甫四十以母老遂絕意宦遊後藩邸再遣使敦促漕帥赫公命淮安守進廬延請皆堅謝不赴此先生出處不苟之大畧也其爲學如飢渴之於飲食終日丹鉛不離手凡經史四部書從源及委貫串井然地理制度考據尤詳下及稗官說家無不綜覽而尤深於史學早歲溫公通鑑畧能成誦前明三百年事談之更僕不倦若身列其間能剖決其毫芒得失者爲文章簡嚴有法所著有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辨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韓文校誤三卷柳文校誤三卷文選校正三卷通鑑胡注正誤二

卷紀元考畧二卷文集四卷皆能有功前哲嘉惠後來其他少時帖括之文及應聘所修通志等書非先生所留意故不復紀也性孝友居父母憂每慟輒絕歲時享祭必涕泗沾衣與人交有始終內和外剛不因人熟所居老屋數楹朝藿暮鹽人不能堪處之怡然晚歲名益高迹益晦終年杜門足不踏塵市蓋先生視世絕少可語世亦鮮知之者所謂不食之碩果讀書之種子豈與世之工擊斨營華靡者爭一時之得失哉享年七十有八配吳孺人吳江兩司寇後諸生景槐女劬窮守約奉姑至孝雍正十年先卒年五十子男二昇長洲縣學生黃中吳縣學生入國子監女一歸國子生張爾樸孫男四慶曾文雍文寬慶餘以是年十二月某日葬於吳山北麓之新阡奉吳孺人耐黃中爲人耿介博學有文爲先生克

家子以予不能取容當世願獨重焉予雖不獲親炙先生然
與其子交深且久遂不敢以不文辭銘曰

惟道與文立德立言於時不偶於古獨肩彼富貴者磨滅忽
焉先生有書後世永傳吳山之麓鬱鬱新阡我銘幽宮徵在
萬年



家三以子不能取容當十肩有至君三
與其子交深且久遂不敢以不交辭銘曰
惟道與文立德立言於時不偶於古獨肩彼富貴者磨滅忽
焉先生有書後世永傳吳山之麓鬱鬱新阡我銘幽宮徵在
萬年

